

少年印第安納瓊斯 傳奇故事 !!

百勝天龍

- 〈少年印第安納瓊斯〉影集榮獲 1992 年艾美獎八項提名……
- 〈少年印第安納瓊斯〉影集的外景遍及北非、東歐、南亞、南歐、中南美、俄羅斯及中國大陸……
- 〈少年印第安納瓊斯〉也出現了本世紀許多名人，如阿拉伯的勞倫斯、佛洛伊德、羅斯福總統、史懷哲醫生、畢卡索大師、居禮夫人……等。
- 這套小說除寓教於樂之外，還饒富教育意義的精彩作品！

木乃伊的詛咒



THE YOUNG
INDIANA JONES
CHRONICLES

正宗
電視小說

★ 國際少年村 ★

INTERNATIONAL JUVENILE

● 少年印第安納·瓊斯傳奇故事 ●

木乃伊的詛咒

Megan Stine and H. William Stine / 著

★ 國際少年村 ★

INTERNATIONAL JUVENILE

●中文版權獨佔

Copyright © 1992 by Lucasfilm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2 by Shin Chau She Cultural Enterpris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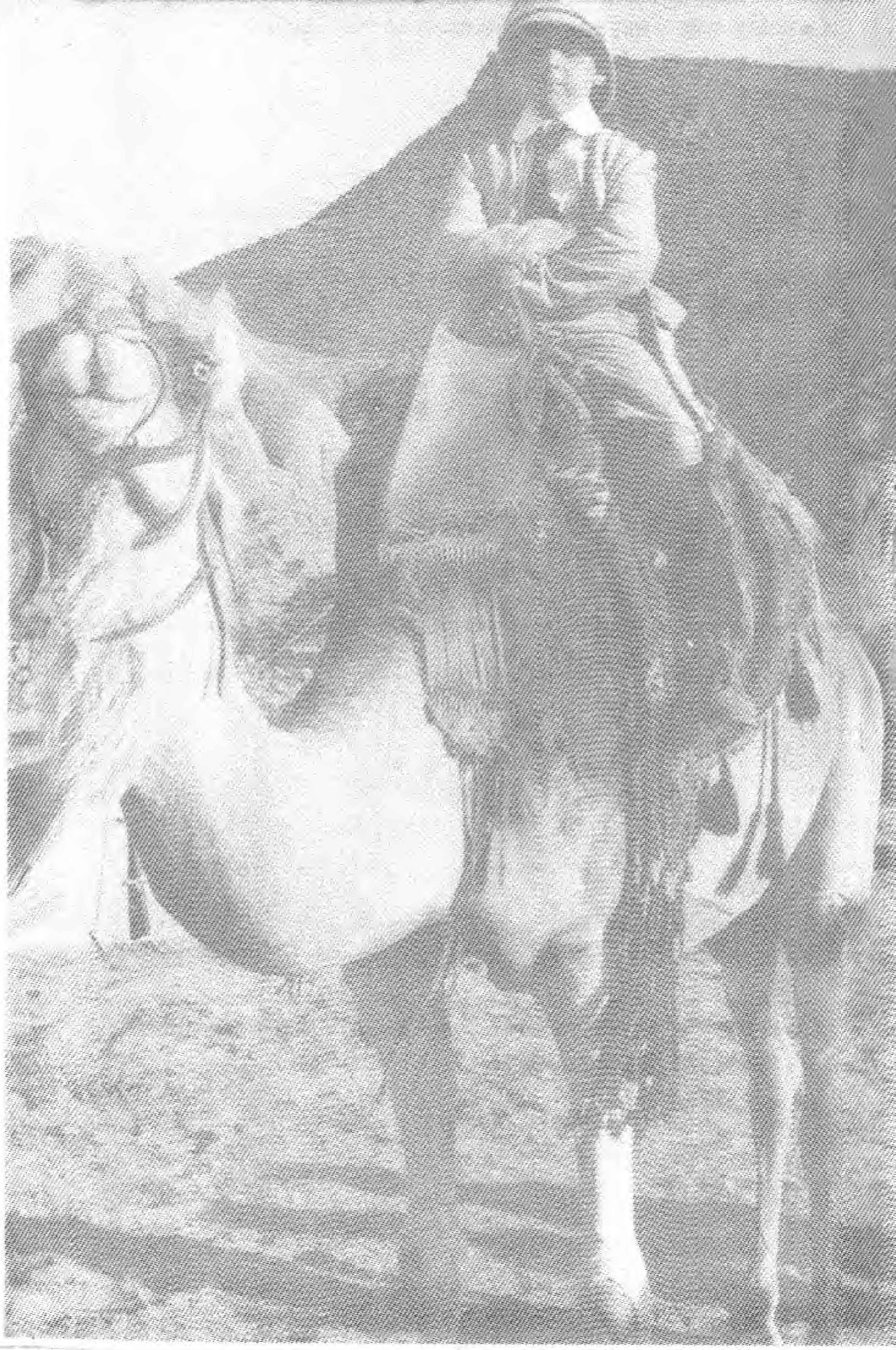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ucasfilm through Wang Film Productions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1908 年 5 月・埃及 印第在金字塔做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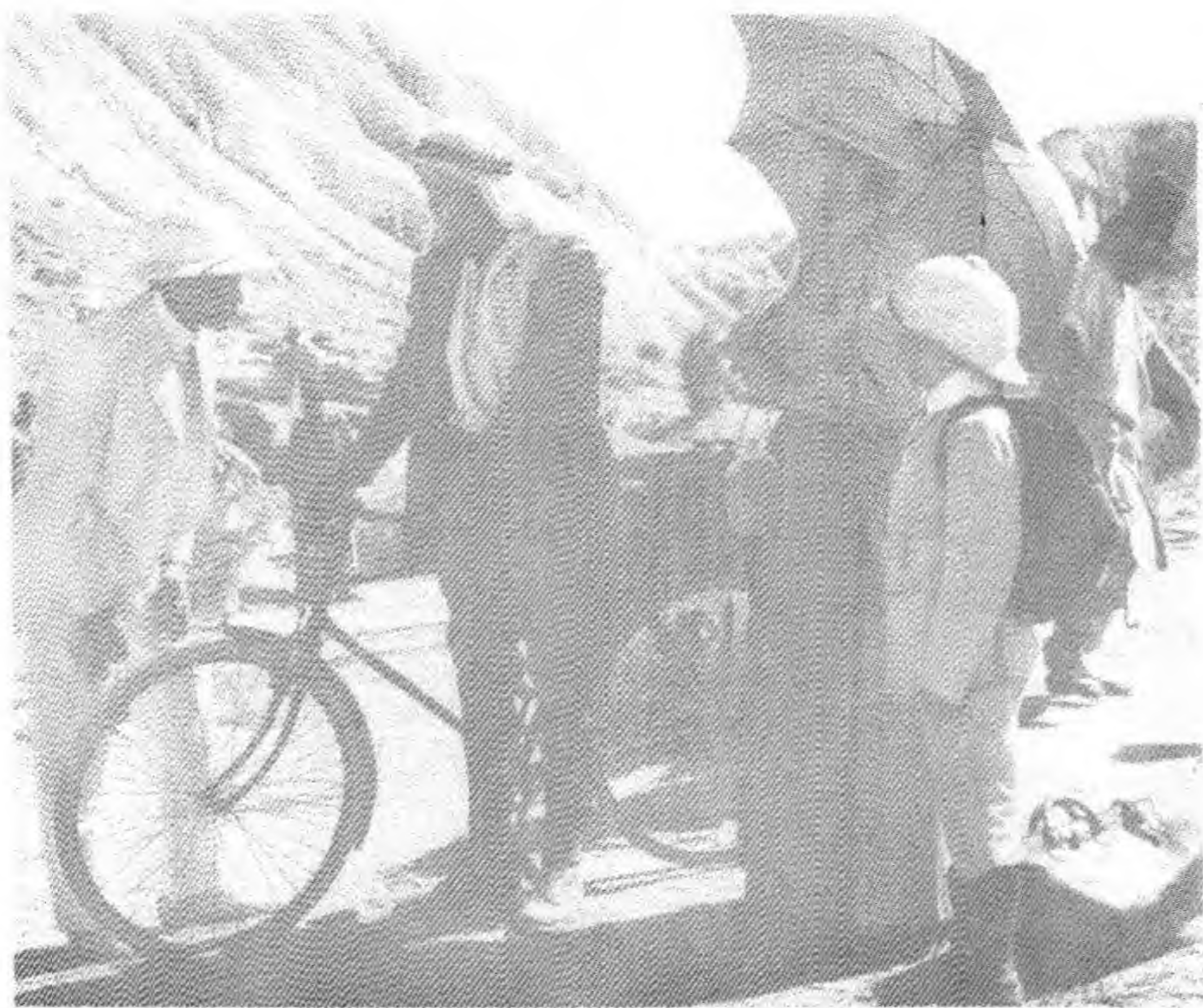
- 他和雙親正在環球旅行。他還必須應付囉唆煩人的家庭教師，他的確有點厭煩——直到他遇上了木乃伊！
 - 他被偉大的考古學家帶領進入了木乃伊的世界、挖掘墓穴……不料卻變成了謀殺現場！
 - 印第揭開歷史的面紗，陷入重重疑雲……展開一生的探險之旅！
 - 請密切注意〈少年印第安納・瓊斯傳奇之旅〉的完整故事，電視小說版本，最值得珍藏與欣賞！
-



1. ●準備探勘世界！瓊斯教授、海倫·西摩、安娜·瓊斯和小印第在埃及之旅出發前，擺個姿勢拍照留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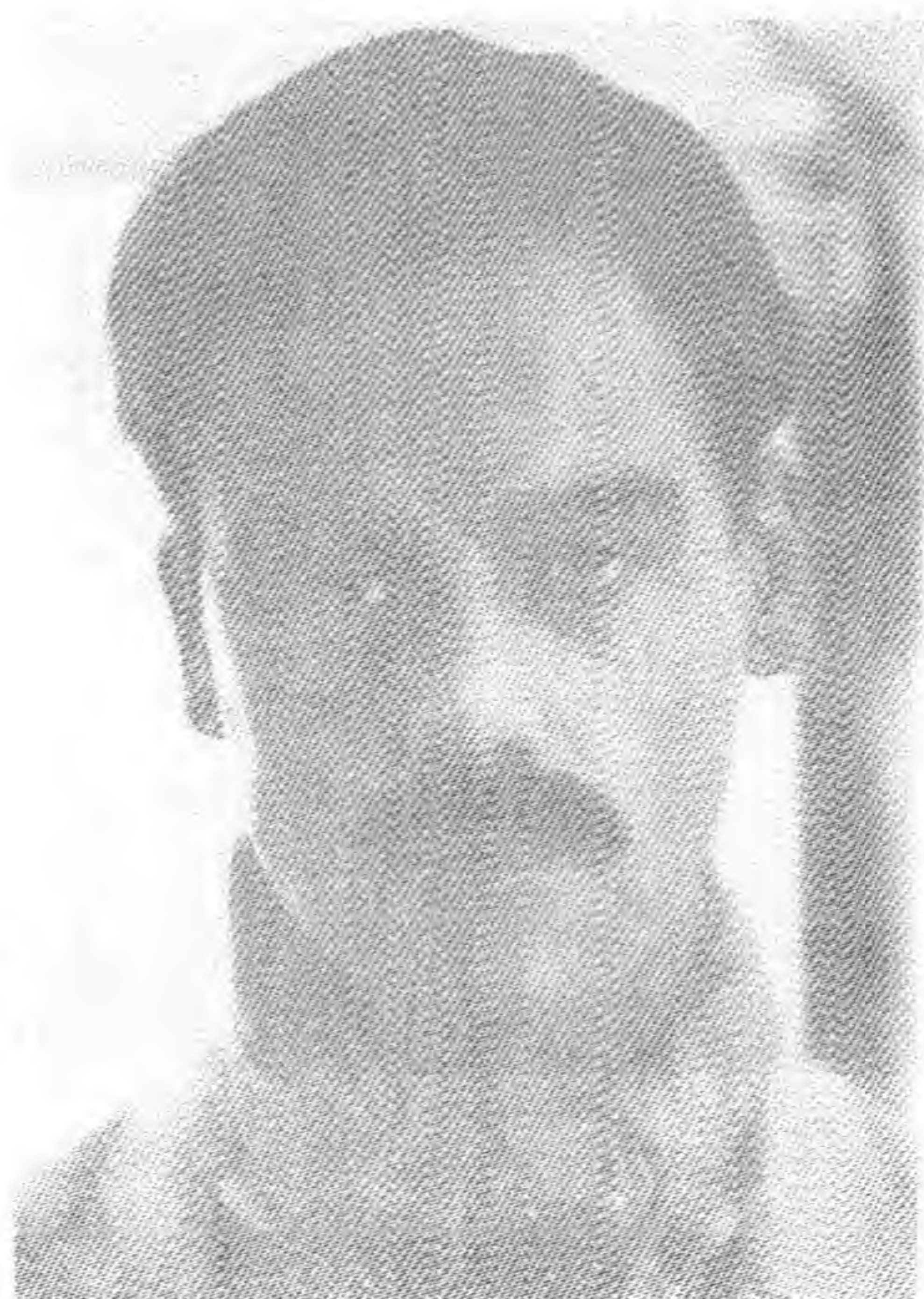
2. ● 印第生平第一次騎駱駝，樂趣無窮——除了那股騷味。



3. ● 抵達靠近帝王谷的卡特營地，奈德·勞倫斯、西摩小姐和印第受到瑞斯特·沙蘭姆熱情的歡迎。



4. ●瑞斯特命令巴塞姆·葛利——營地的監工強迫他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，不顧他們對木乃伊詛咒的懼怕。



5. ●剛開始，霍華·卡特並不願意小印第跟隨他進入新挖掘的墓穴。



6. ●道格拉斯，印第和西摩小姐大膽地進入墓穴，無視於門上的詛咒。



7. ● 印第和西摩小姐拚命地逃離墓穴中的毒氣，爬回地面。

8. ● 當瑞斯特猝死的消息散佈出來後，爆破專家蒂曼徹斯(中)和埃及工人飛奔地逃離墓穴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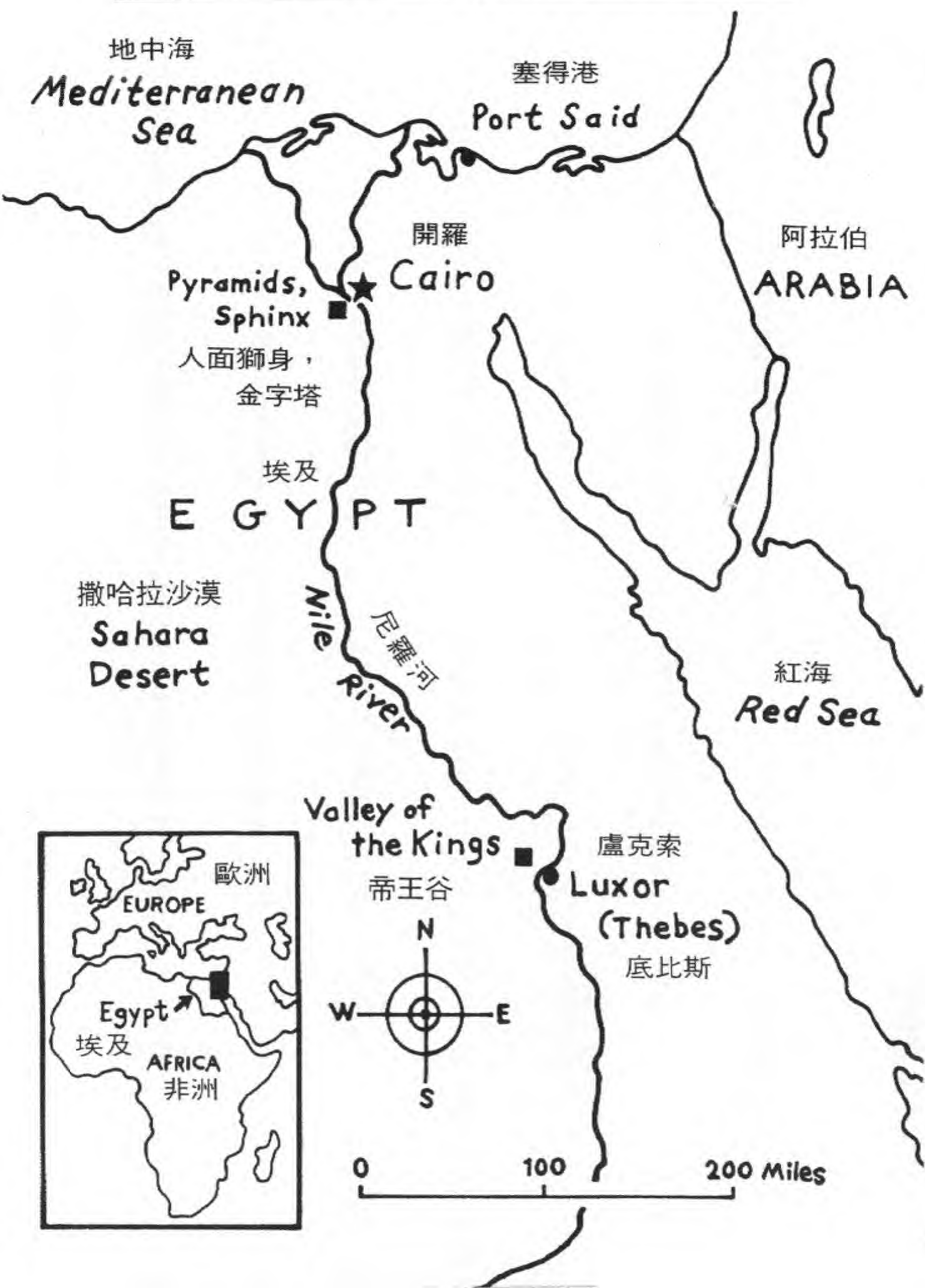


9. ●印第撞見了木乃伊！



10. ● 印第、奈德、西摩小姐和道格拉斯對瑞斯特的死因展開調查。

少年印第安納瓊斯在 1908 年 5 月於埃及的活動範圍





「你們是美國佬吧，呃？」

馬車夫問，順勢轉頭看著小印第安納·瓊斯。

印第坐在爸媽中間，馬車在圓石子街道奔馳，發出格得格得的聲響。印第是第一次到英國牛津市來，而他看到的牛津，天空灰濛，五月的空氣溼溼的，滿清澈的。

「您是說美國佬？」印第問，眼睛望上一瞧，看著坐在馬車轆桿上的車夫。

「他的意思是，我們是美國人嗎？」印第的爸爸解釋道。

「哦，那當然！」印第喜吱吱地說：「至少我是如假包換的。」

而我老爸呢，他是在蘇格蘭出生的。不過，我想他現在也是美國人了，他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當教授呢。」

「教授呀——我可是一點也不驚訝。」車夫說：「在這個城市裏，有時候鞭子一揮，就不小心打到好幾個教授；有些時候不撞到十幾個教授，還真難呢！」他笑著說，然後哼哈地一聲，催促著馬兒繼續快跑前進。

印第身子向前傾，沿路看著在他面前跑過的風景。

巍峨壯觀的尖塔矗立在他的頭頂之上，穿著一身黑色長袍的大學學者滿街都是，雕像和紀念碑更是多得數不清。馬車經過一些特別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頭石像，對印第來說，這些頭就好像是先被割掉，然後再吊在八呎高的石柱上示衆。

「你知道嗎，小子。」亨利·瓊斯教授打破沈默的氣氛說道：「牛津可是個古老的城市，這裏的大學建立於一一六三年，而當時的英國國王還是亨利二世。」

「聽起來，您真是一位教授，對吧！」車夫笑著說。

印第安納歎了一口氣！沒錯，他老爸確實非常聰明，真是智慧過人。他專門教中世紀文學，而他把所有時間都花在書本上；如果他不是在唸書，便一定是在教書，把他所唸過的教給別人。

但是如果老爸真的如此超人一等，印第暗自想，為什麼他不記得我最討厭別人叫我「小子」？或者叫我「亨利」呢？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把我取名為小亨利·瓊斯？我真正想要的名字是印第安納！難道他們沒想到我的小狗可能也叫「小子」、「亨利」或「小亨利·瓊斯」嗎？那該怎麼辦？

「停車！」瓊斯教授突然說：「那就是了！就是那間房子。」

車夫立刻停下車來。車後面是一間兩層的小磚樓房，房子前面有個小花圃。印第跳下車來，瓊斯教授則扶著瓊斯太太下車。

「安娜，你知道嗎？」瓊斯教授對他太太說：「從我畢業以後，我就沒有來過。」他拉稱身上那套軟呢斜紋的棕色西裝，再用手梳理了那一臉的鬚鬚。「哎，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，我是一八九三年畢業的。小子，你就要和一位偉大的老師碰面了，她一定會是你最好的家庭教師。」

印第一聽，當場就停住，愣在那裏！「家庭教師？」

「是的，家庭教師。」瓊斯教授帶著他們走向前門的路，「我已經邀請西摩小姐加入我的演講旅行。我沒有告訴你嗎？小子。」

「沒錯，你沒有告訴我。」印第說。但他仍然沒離開人行道，「你是說，我們來這裏拜會一位你以前的老師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，大概我沒注意吧！」瓊斯教授說。

「亨利，乖嗽！」印第的老媽開口說。她相當溫柔，又善解人意；她的舉止談吐，她那一雙藍眼珠凝視的眼神和微笑，更充分地表露出她的和藹可親。「你還沒看到西摩小姐呢！」

瓊斯教授敲了敲前門。很快的，一位年輕女子開了門。她身穿一襲黑色的女僕制服，帶他們到一間小讀書室，室內有個暖火爐，不過並沒有火。她請他們稍待一會兒。

印第才踏進那間房間，就感到自己像是走進監獄或山洞一樣。整個房間從天花板到地板，都是書架和書的線條，顯得狹窄不少。他老爸邊走邊看看書架上的藏書，而他老媽則安靜地坐著。印第就坐在她旁邊，緊張地在踱腳，不時還拉拉他的蝴蝶結領帶。

「小子，別在那兒一副坐立難安的樣子。」老爸說。

「沒有啦，我只是有點不好意思。」

「在你老師面前，不要太冷淡嗽！」

房門一下子打開了。進來的是一位高高的、身體直挺的女人，年紀大約六十歲，灰色的頭髮直直地梳理在肩後。她身上的白短上衣和黑襯衫顯然剛漿過，走起路來除了會有皺折，還會發出咯咯的摩擦聲。或許，那是她發出的聲音。

「瓊斯先生，」那女人溫和地說，伸出她的右手，「或許我該改口。瓊斯教授，很榮幸再和你碰面！」

印第突然嚇了一跳。她表現得好像她和老爸真的是老朋友，就如同他們上禮拜還見過面，而不是在十五年前分手。

「西摩小姐，」亨利·瓊斯教授說：「這是內人安娜，這是我的寶貝兒子，小亨利·瓊斯。」他對著印第笑著，「嘿，小子，這是你的新家庭教師，海倫西摩小姐。」

「這是什麼家庭教師？」印第暗自對自己說。天哪！

「別忘了你的禮貌，亨利。」印第的老媽說。

印第伸手和西摩小姐握了一下，但他立刻抽手回來。

西摩小姐一言不發，盯著印第看了一會兒。然後她對瓊斯教授說話，眼睛仍然黏在小印第安納·瓊斯身上，「他的衣著真是不堪入目，而且舉止行為更是難以令人滿意。」

太棒了！印第暗爽，她對我的一切都看不順眼。

「亨利，乖，親愛的。」印第的老媽說：「還不立正站好。」

每一個人都對他說該怎麼做，印第更加覺得自己活像是一個囚犯。他的眼神瞥向窗外，一陣烏雲密布、天色昏暗；然後再轉到老媽身上。在這黑暗的空間裏，她的藍色套裝簡直就像天空落下的一片光明。最後他才抬起頭來面對西摩小姐，眼光直射入她的眼睛。

「小朋友，」西摩小姐說：「你今年幾歲？」她鏗鏘有力，大聲地吐出每個字。但是和老爸那一口輕柔的蘇格蘭腔比起來，她的不列顛腔顯得相當刺耳。

看着她，我就知道她不喜歡我，印第這麼想。對她所說過的話，印第囫圇吞下，就跟耳邊風一樣，記不起來。

「你聽不見嗎！」西摩小姐帶著命令的口吻說。

「九歲。」但是在他說話之前，卻得先清清喉嚨兩次才行。

「他爲什麼喃喃自語！」西摩小姐帶著責難的口氣，對瓊斯教授說。

「九歲，我今年九歲。」印第清晰嘹亮地發出每個字。

「你是不是很想學習呀？」西摩小姐說，同時向他快速的移動了幾步。

「看情況而定。」印第回答。

「看情況而定？」她重複一遍：「看什麼情況而定？」

「看老師教的是什麼啦！」印第說，他把頭翹起來，給了她一個狡猾的微笑。

西摩小姐皺起眉頭，「很抱歉！」她說，轉向印第的父親，「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。你這位小公子太年輕了。我的學生全都是大學生，我從來就沒收過這麼小的學生。事實上，以前我還沒跟任何這種年紀的學生說過話！」

「安娜！」教授對他的太太說：「請妳帶小亨利出去一下子，好嗎！」

印第迫不及待，馬上就開始動作。他很快地出去，臉上一副總算解脫的表情，「我討厭她，她根本是個巫婆。」他和老媽一到大廳，他就開始抱怨：「不列顛人大概把『折磨』的意思，放進『家教』這個字了。她會把這次旅行搞得一團糟的！」

印第的老媽咧口笑了一下。她用她柔軟的手將印第額頭上的頭髮撥到後面。但是印第安納·瓊斯是難以安撫的。「亨利啊，」安娜·瓊斯說：「西摩小姐一定是個非常好的老師。當你爸爸在這裏唸大

學時，她便是他的老師了。」

「那就讓老爸和她一起唸書好了。」印第說。

而在書房裏，瓊斯教授正展開如簧之舌，大力說服西摩小姐改變心意。他假裝拿一本書很快地翻了翻，然後他說：「西摩小姐，如果我沒記錯，從我當妳學生開始，在我們的談話中，妳總是提到想到四處旅遊一番。現在機會來了，它將是您一生中的最好機會。」

「是的，的確是千載難逢。」她承認：「但我絕對不和那個小亨利同行。」

「就算是一起遊覽中國長城，也不嗎？那麼京都的花園呢？泰瑪哈陵的月光呢？或者是金字塔上的日落呢？」他對她說出這些吸引力極強的地方，就好像拿巧克力引誘小孩子吃一樣。

「這些地方，瓊斯教授，你們真的都要去嗎？」

「西摩小姐，」他說：「就像我曾經在信上寫的，我這趟大學

旅遊演說爲期兩年之久，足跡將遍及世界各地。而我的主題將涵括中世紀的騎士符碼及有關聖杯的問題，這些都是對我極重要的題目。這次旅行將使我親身經歷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，甚至不止那些地方。我的家人勢必和我一塊同行，但我的寶貝亨利卻絕不能少了一位誨人不倦的好老師，就像您這樣的好老師。」

「你的兒子不需要老師，」西摩小姐說：「他需要一位女家教，教他禮儀、教他坐姿、教他如何說話得體；而從你兒子的態度來說，你恐怕更需要一位獄卒！」

「老實說，西摩小姐，有時候我完全同意妳的看法，」瓊斯教授輕輕地笑著說：「但妳再仔細想想，像這樣子千載難逢的機會什麼時候會再出現呢？什麼時候？」

西摩小姐一臉痛苦地看著他，而臉上的表情逐漸轉變爲一種深深的渴望。

*

在大廳走道外面，印第坐在一個高背椅上，顯然不是很舒服的樣子。他希望西摩小姐堅持到底，別接受這項請求。千萬別跟我們一起去，千萬不要，拜託——

「瓊斯先生——」耳邊傳來西摩小姐的聲音。

印第嚇了一跳，他並沒聽見書房門打開的聲音。

「站好，仔細聽我說！」西摩小姐說：「我絕不允許我的學生做白日夢。」

「你——你的學生？」印第口吃地說，馬上站直了腳。

「沒錯，瓊斯先生！在未來兩年內，我將是你的家庭教師。」

印第砰的一聲坐下。在西摩小姐堅定的藍色眼珠瞪視下唸書、寫作業、休息！兩年，整整兩年？

天哪！完了！印第心裏想著，我恐怕撐不了那麼久。



十天後，印第已在前往埃及開羅的海洋輪船上。在狹窄酷熱的船艙裏，唯一可聽到的，就是煤油燈發出的嘶嘶聲、印第和西摩小姐一塊唸書的翻書聲；還有，就是船隨波浪起伏時破浪的聲響。

在船艙外面，風呼呼地吹著，巨浪一陣陣打在甲板上。一連整整三天，強風好像每分每秒都在和這艘船搏鬥。而當輪船駛進比斯開灣時，暴風雨更顯得居於上風。

「外面一定是場大暴風雨。」印第若有所思地說。他真正想做

的是，跳上甲板，讓陣陣風雨打在他的臉頰上，在整艘船隨波浪搖晃擺動時，堅定地站穩腳步。

西摩小姐仍然埋首在她的書中，似乎對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沒什麼興趣。「瓊斯先生，如果航海天候的變化萬千就能使你整個兒分心的話，我想顯然是我還沒有完全加強你的注意力。好吧，本來唸到四十頁就好，現在，加到八十頁。」

印第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。並不是他自己想跌下來，而是船好像碰到巨浪，顛了一下。

「注意你的坐姿，瓊斯先生，坐姿！」西摩小姐說。

她似乎並不太注意在他們周圍有個超級暴風雨，也不在意所有的書籍、筆記本、地圖等常從船艙的這一頭滾過去，又移回來。

「瓊斯先生，埃及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國度。」西摩小姐說。她把書合上，擦了擦眼睛，「埃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三千年。」

你大概認識不少那個時候的人，印第對自己說。

突然，整艘船往上彈了一下，一本架子上的書嘩的一聲掉到地板上。西摩小姐小心翼翼地斜著身體，一本本從地板上撿起來。而印第則邊看邊偷偷地笑。

「我們會爬上埃及的大金字塔嗎，西摩小姐？」

「爬上金字塔？」她重複地說，好像對這個問題難以置信。

印第猜得到那表示什麼意思，「沒什麼，我只是隨便問一下而已。」他說。他覺得這趟旅行中所有探險的希望都沈到波浪之下了，

「我想，我們大概只會看看書上的照片吧！」

「小瓊斯先生，」西摩小姐說，在暴風雨吹襲下，她仍然盡力挺直腰。「我活到這麼老，跋山涉水地旅行，絕不會否認我追尋那種腳踏古跡的感覺。是的，瓊斯先生，我們會爬上金字塔，站在最高峯上。從來沒有比那樣子更接近天堂！」當她說話時，眼眶似乎已

沾滿淚珠。

「哎呀！謝謝你，西摩小姐。」印第滿懷感激地看著她說。或許她並不是那樣的老巫婆。印第興奮得幾乎站不住腳。爬金字塔對他來說，已經成為一堂課，而且是必修課！「但是西摩小姐，我們怎麼能夠站在金字塔的塔頂上呢？塔頂不是很尖，只是一個小小的點嗎？」

快樂的表情很快從她臉上褪去。她順手抓起書本，猛翻一陣，才找到她要的頁數。

「別的老師沒教過你有關英國殖民地的事情嗎，瓊斯先生？馬上唸到第一百二十三頁。」

「哇，那得花上我整個晚上的時間吔！」印第悲慘地說。

結果，印第沒花整個晚上的時間，只花了整整一天……到了晚餐時間，印第總算離開西摩小姐的艙房，回去換裝。

即使如此，他還是覺得自己仍然被西摩小姐盯著。印第、老爸和老媽，還有西摩小姐，每天都坐在船長桌上共進晚餐。桌子上其他的旅客還有步入中年的史邁斯夫婦，以及年老瘦弱的杜洛普主教。每次看到這個主教，都讓印第聯想到一些高聳的有葉植物已經很久沒澆水的慘狀。

幾天來，印第有時也和其他旅客一起用餐。而後，他逐漸開始瞭解西摩小姐。他發現，她並不是表現得十分稀奇古怪，她只是具有典型不列顛人的性格。不管海上再波濤洶湧，不列顛人好像視若無睹，只覺得有點不方便，而沒什麼危險好怕的。他們從來都是面無表情！印第恨不得想些法子好好整整他們。

「各位晚安！天氣有些陰沉沉的，船長。」主教說，外面的狂風暴雨顯得更加急驟。他是最後一位入席的，船搖晃得厲害，他也跟著東搖西擺，好不容易才抓住椅背，把重心穩下來。

「是啊！這幾天真是風急雨驟的。」船長說，他趕緊用手扶好鏡架，因為整副眼鏡差點就因為船的擺動從鼻樑上滑下，「不過，我希望這點風雨沒掃了您這次旅遊的興致。」

「噉！不，它沒有掃我的興。」主教說，他順著椅背坐下，然後對西摩小姐致意微笑一下，「我們不列顛人擁有一個堅強的島嶼血統，不是嗎？」

印第看看四週，整個餐廳裏都擺滿鋪上白麻布的圓桌子，每張桌子上都放置著眩目的瓷器和耀眼的銀色飾品。但是，雖然船上的旅客名單都全滿了，整個餐廳卻幾乎是空蕩蕩的。大部份乘客都暈船暈得很厲害，根本沒什麼食慾。

「嗨，年輕人！」船長看著印第說。他的聲音好像最遠只能傳到鼻子，「你讀書讀得怎麼樣？」

「還好，謝謝您，先生。」印第恭敬地回答。至少西摩小姐沒

用腳踢我，印第自己這麼想。

「好極了！」船長說，又向印第的老爸、老媽和西摩小姐一一微笑致意，「說說看，你今天學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學到金字塔的塔頂是平的，而不是尖的。」印第說：「因為塔頂被太多人踏過，慢慢就磨平了。」

「嗯，不錯，孩子。」船長說：「看到小孩子陶醉在閱讀的成果中，真是令人心滿意足。」

「謝謝您，先生！」印第禮貌地說。如果他還得再說一次「謝謝您，先生！」他知道他的禮貌恐怕會變得心不在焉。「我也學到一些關於木乃伊的事情。」印第補充說道。

「木乃伊？」船長說。

「是的，先生，我學到古埃及人，如何在人死後將屍體變成木乃伊。」

「小子！」瓊斯教授說。

印第聽到老爸的警告聲，但是他決定繼續說完。

「真的嗎？」船長看起來非常感興趣，他繼續問：「那麼，他們是怎麼做的呢？」

「這個嗎！」印第開口說，這可是這趟旅遊中，他第一次有雀躍的快感，「首先哪，他們得先等好幾天，等到屍體變軟，然後再將腦漿汲出頭部。」

史邁斯太太一聽，喉嚨差點哽住。而印第的老媽更是索性將手上的湯匙擱下。但是船長卻仍然一副聽得津津有味樣子，所以印第立刻又繼續說下去。

「對了，他們是從鼻子將腦漿拿出來的。不過，他們得先把這裏敲開。」印第用手指點著他鼻孔中間軟骨的頂端，「他們使用一種金屬鉤子，」他說，順手拿起他的叉子，「然後使點力氣弄個大洞。」

「對不起！」史邁斯太太說。她起身，馬上離開了座位。

印第心想，不知道能不能將所有人統統趕走？真有意思！

「接著他們用石頭製成的刀子。」印第繼續說，高舉著他的餐刀，「朝屍體的左半部一刀劃下，找到下半部的內臟組織，除了腎臟之外，全部把它們拿出來。然後再把胸部切開。」他用刀在餐桌桌布上劃了一條直線，「除了心臟，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掏出來，然後用塩水清洗所有的器官，塗上熱油，再把它們包好。大概就像包裝禮物那樣子吧，我猜。」

史邁斯先生站起來，脚底直打寒顫。

「我想我最好去看看我太太，失陪了！」他說。他的樣子就像十秒鐘內就要吐出來的模樣。不幸的是，他距離最近的廁所也還得花二十秒鐘。他以百米衝刺的速度穿過餐廳，直奔廁所。

又擊倒一個，太帥了！印第想。

「然後啊，他們用不同的瓶子、罐子，把肝、肺、胃和腸分別裝好。」印第繼續侃侃而談。

他的眼角瞥見，老媽把椅往後拉了兩下，一聲不響地走了。

「之後，再用棕櫚酒和香料把身體洗乾淨。把鹽、鋸屑和一些東西裝進去，再風乾它，並且用線從手指甲和腳指甲綁好，才不會從裏面掉出來。」他轉過去向主教說：「是不是設想得很周到？」

杜洛普主教看了他的食物一下，只覺得肚子裏翻騰難受。他冷冷地瞪了西摩小姐一眼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剩下來的只有印第、老爸、船長和西摩小姐了。印第準備集中注意力在西摩小姐身上，很想立刻把她嚇走。

「他們用油浸泡過的布把屍體包好，然後再縫好一次。又把鼻子堵起來，在眼臉下塞入一些布塊。雖然妳曉得我唸過什麼，但是這是最有趣的部份。有時候，他們居然不用破布塊，而把洋葱塞進

去。」

哇，這下逮到她了——西摩小姐丟下手上的刀，甩頭離開。

「當然，」印第對船長說：「這才完成第一個步驟，也就是防腐。他們還會用繃帶把整個屍體裹得密不透風，但是也不是萬無一失，有時候木乃伊就會從鬆脫的繃帶中跑出來。」

船長幾乎是跳了起來，差點撞倒背後的椅子，「我想，船橋那邊一定有事了，我先走了。」他一溜煙地消失了。

「這段演講可真是精采透了，小子。」瓊斯教授說。

「謝了，老爸。」印第強忍著笑容說。

「非常深入，非常鉅細靡遺。」瓊斯教授說。

「老爸，西摩小姐真是一位好老師。」印第言不由衷地說。

「現在，把晚餐吃完，把那些牛胃吃掉。」瓊斯教授說。他邊說邊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，「你真的知道牛胃是什麼吧，是不

是？」

印第安納・瓊斯疑惑地望了老爸一下。

「就是胃啊！」瓊斯教授說：「更精確地說，就是一個牛胃的肌肉組織。」

胃！印第的頸子突然痙攣一下，又低下去看看盤中的食物。突然間，盤裏的美食佳餚都變得模糊不清。他的胃立刻翻了個筋斗，一陣臭味就要直衝上來。這告訴他，他也不太妙了。

他從椅子上跳起來，衝到餐廳外面，彎著身子猛吐。而一路上，他只聽見老爸吱咯吱咯的笑聲從身後傳來……



「我出去囉！」他們的行李在旅館才剛卸下，印第就對他爸媽這麼說。

他們住在旅館的二樓，從窗戶向外望去，整個開羅城顯得人來人往、朝氣蓬勃。各種奇怪的聲音與神祕的氣息圍繞在印第的四周。經過了那麼多天除了水與西摩小姐之外，什麼都沒有的日子後，印第終於可以重新展開刺激探險的日子了！

他和西摩小姐一道探訪開羅蜿蜒的巷道。當他們到達擁擠的市

集時，小販們立刻蜂擁而上，有的兜售著金項鍊和珠寶、耳環之類的東西，有的則在他們面前高舉著手工織的毛毯、陶器、小刀、小雞，乞求他們購買。

然後，印第看傻了一陣子。他看到一個瘦小的男人，身上只有頭頂和腰間綁塊布。這個人手拿著笛子，吹出詭異的調子，聽起來好像是對一條五尺長的眼鏡蛇施以催眠術。印第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長的蛇，簡直就跟他一般高。致命的毒蛇左右搖擺而上，然後遽然下滑，就好像是隨著迷人的音樂翩然起舞。

在埃及，任何事都是那麼與眾不同，令人驚訝！印第愛死這種感覺了。從現在起，印第下定決心，要讓他的生活中永遠充滿了刺激與冒險，這輩子同一件事絕不做第二次。

*

接下來的日子裡，瓊斯教授開始了他在大學的演說話動，安娜·

瓊斯則穿梭在各種茶會與社交場合中。至於印第與西摩小姐，總算安定下來開始上課，而他們多半將課程安排在戶外觀光遊覽。

一天早晨，印第的母親告訴他，她和教授要離開開羅去別的地方度週末，一位英國外交官邀請他們前往參加家庭聚會。「你和西摩小姐可以自己打發時間嗎？親愛的亨利！」印第的媽媽如此問。

「沒問題！」印第這麼回答。打發時間？埃及就在我面前，我怎麼可能閒得下來？他心裡這麼想。

*

星期六的傍晚，印第和西摩小姐跳上兩隻駱駝，這可是他們生平頭一回騎駱駝，他們離開了開羅城，前往西方，直趨沙漠。

他們的導遊是一位滿嘴無牙卻經驗豐富的老人。在整個旅程中，他沒有說過一句英文。偶而他會回頭瞧瞧印第，看看他在駱駝前進時，掙扎著保持平衡的模樣。每一回導遊看到這副景象時，口

中總是噤哩咕嚕說些阿拉伯話。對印第來說，這種語言聽起來好像是倒著說的。再看看西摩小姐，看起來是如此優雅地坐在她的駱駝上，一點也不像會摔下去的樣子。她是怎麼辦到的？印第懷疑。

隨著駱駝的前進，印第驚訝於沿路景色的變化萬千。拜尼羅河之賜，開羅附近的土地顯得肥沃、綠意盎然。可是現在，當他們愈往西走，熱浪在沙地上舞動，地平面上除了零零落落的棕櫚樹外，幾乎空無一物。這種感覺就好比是他們在假想的地圖上，從綠色區域一步橫跨到棕色地帶。

在沙漠中，印第學會如何去駕馭他那隻移動緩慢又笨拙的駱駝。他非常喜歡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，而唯一令他無法忍受的就是駱駝的味道了。

在他們長途跋涉兩個多小時後，導遊的手指向遠處並且叫喊著。

就在導遊手指的方向，印第看見了三座三角形的建築物矗立在空曠的沙漠中。沒錯，就是這個！印第這麼認為。這些就是古代國王的墓穴，法老靈魂的安息處所——金字塔。

其中最高的一座稱之為祁普的大金字塔，但是印第從書上得知，建造墓穴的埃及國王或法老的正確名字並不是祁普。祁普是希臘名字，埃及名字稱為庫復。

突然間，印第想起庫復的真正意義了。他喃喃自語，輕聲說出他所學到有關庫復的事。大金字塔是一座巨大完美的四面紀念碑，大約有五百公尺高，建造的年代在四千年以前，只作為庫復一個人專用的墓穴。

大金字塔內的出口是很隱密的，而通往放置庫復木乃伊的臥室也不易被發現。然而，最不可思議的是，金字塔內曾經裝滿了各式各樣的寶物，有價值連城的珠寶、傢具、衣物。這些寶物在當時都

陪著一齊下葬，讓法老死後的生活一如生前那樣快樂幸福。

大金字塔旁有兩座較小的金字塔，也都是墓穴。但是，印第這輩子所見過最驚奇的事還不是這個，而是一座怪異、宏偉、六層樓高的雕刻，威嚴地座落於一旁安歇。它的身軀是一頭獅子，但上面却頂著一顆人類的頭。

「人面獅身！」印第從他乾澀的双唇中吐出這四個字。

對印第而言，人面獅身的神秘感遠超過金字塔。沒有人確知它是何時被建造的，以及為什麼要建造它？但根據西摩小姐的說法，人面獅身和金字塔是在同一時期被建造的，目的是爲了保衛尼羅河流域。

而事實上，在埃及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人面獅身像，排起來有一整列。印第想，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副景象，那才真是不可思議啊！駱駝依著導遊的命令停了下來，跪在沙堆中。印第馬上從他的

駱駝背上一躍而下，宏偉的建築座落在他眼前。印第從未感覺到自己是如此渺小。他拿起行軍水壺，囫圇嚥下一大口水。

人面獅身似乎正朝下望，想要知道這羣陌生人為什麼要打擾法老的安寧。印第也不客氣地瞪了回去。就在他凝視的時候，却傳來憤怒的叫喊聲。印第回頭四處望望，看到導遊面露無法理解的表情，向西摩小姐破口大罵。

「什麼事啊？」他問道。

「他要把這10披索還給我，這是我給他作為帶我們來這裡的費用。」西摩小姐這麼說。

「10披索？」印第說：「但翻譯員不是說費用是30披索嗎？」
「這些人都喜歡以貨易貨，這是他們的一種文化。你等著瞧，當我們全程爬完金字塔後，他準會得意洋洋。」西摩小姐堅持她的看法。

印第注視著導遊，他不停地用阿拉伯話向他們吼叫，雙手擊掌，索取更多的錢。

「我搞不懂耶，西摩小姐！」印第說：「他的吼叫聲似乎是衝著我來的。或許你不應該在這空無一物的沙漠中跟這個傢伙爭論什麼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，我的瓊斯先生！」當這羣人期待著回音時，西摩小姐以她慣用的教師口吻，打斷了印第的話，「不要浪費時間了，我們上去。」西摩小姐邊說邊轉身背對著導遊，並且領著印第橫越沙漠走向大金字塔。

他們離大金字塔非常近，根本看不到它的頂端。他們吃力的向前進，並且開始爬上離他們最近的一座較小的金字塔。雙手抓牢石頭的邊緣，他們用腳一蹬，一步一石塊，慢慢地向上攀登。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這麼古老的東西竟會如此美麗？」西摩小姐

問印第。

印第搖搖頭，接著問道：「我們爲什麼不能攀登最大的那座金字塔，西摩小姐？」

「如果能爬上這座金字塔的頂端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，瓊斯先生。唔！你知道大金字塔是什麼時候被建造的嗎？」

印第當然知道，他不但曉得大金字塔距今有多少年的歷史，他更清楚庫復曾經是那一個朝代的國王（第四代）、大金字塔是用何種石頭做成的（沙石與石灰石），以及爲什麼遺失了那麼多石頭（被古代建築商偷去蓋橋樑與其他建築物）。印第能夠如數家珍的說出這些，這全都是西摩小姐的功勞。

「太好了！」西摩小姐帶著讚賞的眼神對印第說。

不過，有一件事印第仍搞不懂，那就是古埃及人是如何搬運這麼多笨重的石頭？每一塊石頭都至少重達兩噸半。到底金字塔是如

何建造的？這個疑團即使是西摩小姐也無法回答，因為沒有人知道真相為何。

一直到太陽快下山，他們才接近金字塔的頂端。這時候，頂著最後一刻火紅的太陽，他們停了下來，往下凝視著四周浩瀚無垠的沙漠。

「看看這壯觀的景象，它值得用你一輩子的生命去等待。」西摩小姐讚嘆著說。

「我猜啊！古埃及人完成大金字塔的時候，庫復國王一定相當老了。」印第說。

「有些法老王可以活到高齡，像瑞姆斯二世就活到九十多歲。」我敢打賭，到那個年齡，法老一定得被「抬著」上來這裡，印第心裡這麼猜想。

「除了法老之外，其他都是跟你差不多年紀的男孩，瓊斯先生。」

西摩小姐對印第說。

「當個法老王必定是件非常偉大的事！」印第若有所思的說。

「當你看到金字塔的形狀時，你便不難發現，為什麼人們將金字塔作為太陽光降落在地球的象徵……」

但是印第却一點也沒聽進去。他開始幻想著當一個法老會是什麼模樣，而西摩小姐的話早已不知隨風飄到那裡去了。

印第彷彿看見自己身穿純金裝飾的白色長袍、頭戴王冠，站在大金字塔的頂端。他手持著神聖的棍杖和連枷——一個是較長的權杖，另一個是較短的鞭子——在胸前交叉，這樣子就好像他在書上曾經看過的法老王一樣。

在他脚下，數以萬計的男女以敬畏的眼神仰望著他們的法老王——印第安納法老。數千名戰士——站在兩輪戰車上的弓箭射手，以及手持盾牌與戰斧的步兵——高舉著他們金製的武器，以雄壯的

歡呼聲向他們的法老王致敬。但是，印第所站的地方離地面太高了，以致於再雄壯的歡呼聲，聽起來都只像是在悄聲說話。

印第安納法老將他的手臂高舉向天，然後緩慢地放下，指向準備與他一齊陪葬的隨從。

可是，好像有一位隨從正準備離開。印第立刻中斷了他的白日夢，回復鎮定。他指著地面對西摩小姐喊道：「你看，西摩小姐！導遊帶著駱駝走了耶！」

「喔！老天！我們的駱駝也被他帶走了。」西摩小姐哭喊著。印第旋即儘快地爬下金字塔，「喂！別走！」他對著導遊大聲呼喊，「不要丟下我們啊！」

印第明白這是白費力氣的事。卑鄙無恥的小人都是故意等到他們爬到金字塔的頂端後，才轉身離去。這就是他要讓西摩小姐明白，他非常不滿意那10披索的付費方式。印第不慎因金字塔表面的碎石

而滑落下去，他奮力抓牢手邊的石頭，却被沙石尖銳的邊緣割傷了手指。

印第總算爬回了金字塔的最底部，但已是氣喘如牛，汗流浹背了。此時，他只能無助的望著導遊、駱駝、水壺和其他裝備，慢慢地消失在沙漠中消失。

二十分鐘後，西摩小姐也到達了金字塔的底部。她跌坐在沙堆裡，那雙上了年紀的腿不聽使喚的抖動不停，簡直是筋疲力竭！

「天啊！親愛的。」西摩小姐平靜的說。

「我想那導遊的確一點也不滿意，」印第若無其事的說：「現在我們只好走回開羅啦！」

「走回去？走回開羅？」西摩小姐驚訝地說：「喔，不！我們絕不——」

她不用說完，印第也知道該如何接下去。他們絕不會這麼做。

他們站在沙漠中孤立無援。剎那間，什麼事都變得不一樣了，有點陰森森的感覺。

西摩小姐看到印第臉上的表情，清清喉嚨說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們現在啓程未免太傻了，因為馬上就要天黑了。」

這倒是真的！金黃色的沙漠逐漸變成灰色了。隨著太陽的消失，金字塔在沙漠中的陰影顯得更長更黑了。印第小心翼翼地看著，黑長的陰影緩慢地向他移動，似乎隨時會跳起來一把將他抓住。

「我們不能在這裡待整個晚上。」印第這麼說，試圖說些有用的話，「萬一我們被土匪和盜墓的強盜攻擊，那該怎麼辦？妳知道那些傢伙白天不會出現，他們只在晚上出沒。如果被他們發現我們在這兒，他們準會將我們的手腳一隻一隻的砍掉，並且要我們目睹一切慘狀。我們在這兒簡直是坐以待斃，套句美國人的話，我們是待宰的鴨子，西摩小姐。」

「亨利，」她提高嗓門說：「仔細聽我說，根本就沒有什麼好害怕的，你身上流著英國人的血，記住這一點好嗎？」

「我敢跟妳打賭，當土匪砍斷我的手脚後，妳絕對看不出來我的血和美國人的血有啥不同。」印第說。當他受到驚嚇時，總是會說個笑話，自娛娛人。

「噓！安靜點，亨利，讓我想想！」

西摩小姐坐在沙堆裡，背靠著金字塔。

夜晚的風直撲向他們，在印第的耳邊颼颼作響。

「西摩小姐，有人來了，」印第邊說邊注視著那狹長的人影。

他心跳加速，猜想可能是誰，盜墓者？搶匪？

「萬一是有人要來謀殺我們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
西摩小姐聽出印第聲音中帶著恐懼。接下來，印第知道，她會站起來，然後將她的手臂環繞著他，並且把他拉近些。

「亨利，那只是你的幻想罷了，沒有人在那裡啊！」她對印第說，力圖保持鎮靜。但是亨利感覺到她顫抖的雙手，他明白她也嚇壞了。

「不，那不是我的幻覺。」印第突然這麼說。他從西摩小姐的長袖縫中，偷偷地望出去，「西摩小姐，妳瞧！有人騎著腳踏車朝我們這方向來了！」



印第和他的家庭教師站在沙地上，凝視著一團塵砂席捲過沙漠。當這團塵砂靠近時，可以看見裡面有一個移動的形體。是一個獨立的形體，一個男人頭上纏繞著頭巾，遮住他的臉。

「他竟然騎著腳踏車！」西摩小姐驚叫著：「簡直不可思議！」這男人騎到離他們約二十公尺處停了下來。他將腳踏車扔在沙地上，冷冽的風鞭打著他的衣服，他面無表情的站在那裡。這男人並不怎麼高，身穿卡其褲和襯衫，上面有許多口袋。在他寬鬆的衣

物下，瞧不出來一身結實的肌肉。他頭上纏繞著那條白色的頭巾，將他整個頭，除了那雙灰色的眼睛外，全裹了起來。那雙灰色的眼睛，即使在昏暗的光線下，仍顯得明亮、敏銳，似乎可以洞悉一切。當他緩慢地舉起手時，西摩小姐下意識地挺直身軀，保護著印第。

「打擾你們了嗎？」這男人用一口標準的英國腔調問道，並且突然將頭巾自他的頭上猛然扯下。

印第先看到他一頭褐色、幾近白色的頭髮，接著是張英俊清瘦的臉龐，一位年約二十歲的年輕人站在他的面前。

「勞倫斯先生！」西摩小姐尖叫著。

「嗨，妳好！西摩小姐！」年輕人回應著。他的笑容彷彿表示剛才成功地戲謔了他的老師。

這真是令人無法相信的事，在埃及這塊荒漠中，居然有人騎著

腳踏車，而他竟然還認識西摩小姐！

當年輕人走向他們時，西摩小姐趕緊恢復鎮定，清清喉嚨說：「這位是小亨利·瓊斯先生，來自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。這位是T·E·勞倫斯先生，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的學生。他是我所教過的學生中，最優秀的學生之一。我衷心期望，有朝一日，勞倫斯先生能成為羣龍之首。」

「你好！先生。」印第說。

「像平常一樣好極了，謝謝你的問候。」年輕人揚起眉毛說：「請叫我奈德。噢！你該不會與亨利·瓊斯教授有關係吧？」

「他是我老爸。」印第說。

「真是個幸運小子！」奈德·勞倫斯這麼說：「我曾讀過他的著作，太傑出了。現在，西摩小姐是你的教師嗎？」

印第心有不甘地點點頭。

「你確實是個幸運的傢伙！」奈德邊說邊拍打他的背。

印第正打算反駁回去，但有件事止住了他。他在想，這個人說的有可能是對的嗎？

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西摩小姐問道。

勞倫斯笑笑，用手拍掉衣服上的塵砂，然後說：「我到敘利亞好幾天了，西摩小姐。我是來看庫魯薩德爾城堡，真是令人大飽眼福！此外，我希望在回家前，還能多多少少瞭解一下埃及。」他瞧瞧四周，就好像即刻開始認識埃及的功課。突然間，他意識到印第和西摩小姐是孤獨地站在沙漠中，沒有導遊，也沒有駱駝；束手無策，一籌莫展。「你們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這該是句好話，印第對自己說。

「我們和導遊間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爭執。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他帶著我們的駱駝跑了。」印第接著說。

「沒錯！他們常常幹這種事。」勞倫斯竊笑著說：「不過別擔心，到了早上就會有許多駱駝到這裡來。」

「但究竟我們該怎麼辦？」西摩小姐無助的說。

「怎麼辦？你是說現在？」奈德問。

「是啊！」西摩小姐看起來十分疲憊、緊張，帶著期望的口吻說。

「這樣子，讓我想想看！」奈德邊說邊四下望望，「我想，撿些駱駝糞便升一堆火，讓我們不會著涼，該是個不錯的主意罷！」

棒透了，印第這麼想。但還有件事，那我們吃什麼？「砂」頭火鍋嗎？

他們分散開來，各自撿些乾硬的駱駝糞便。這種最佳燃料可是滿地都是。他們也找到一些小塊的棕櫚樹皮，以及從尼羅河流域被風吹到這裡的擦洗用的刷子。

這真是件驚險刺激的事，印第邊撿駱駝屎邊這麼想，睡在金字塔旁！印第認為，這輩子從來沒碰見過像勞倫斯這樣令人興奮、刺激的人。

不久，印第、西摩小姐和奈德三人圍著營火而坐。印第注視著火焰的影子在奈德的臉上跳動著，即使是已經接近子夜了，印第卻一點睡意也沒有，專注地聽著從奈德口中吐出的每一句話。印第打瞌睡，沙漠中漆黑無際的天空上閃動的星星，也一定在豎起耳朵，仔細聆聽。當奈德說到法老王的墓穴時，印第更是如醉如痴。

「在金字塔的裡面，時間仍然存在。」奈德邊說邊用樹枝撥弄火堆，「當你開啓墓穴時，光線溜了進去——三、四千年以來的第一道曙光。當你一脚踏進墓穴時，你可能是繼建造這座金字塔的工人，以及將法老王密閉在這裡的人之外，第一個踏進金字塔的人。你甚至有可能看見他們的足印。」

「天哪！」印第說。他閉上雙眼，開始幻想埃及人手持火炬，抬著被布層層包裹，味道刺鼻的法老王軀體，一路遊行，接著將他輕輕放入靈柩中，再將靈柩密封在一個大理石製、雕刻精美的石棺內。

「那就好像是昨天的事！」勞倫斯繼續說：「你看見著了色的表面上有手指印，已經枯萎的花環散落在走道兩旁，你和安歇在這兒的木乃伊呼吸著相同的空氣……」

「等我長大後，我也一定要跟你一樣，做同樣的事。」印第突然這樣說。

奈德笑著說：「那麼，將來你也想成爲一位考古學家囉？」

「那當然，如果那種人如你所說，專幹挖掘古墓、陪葬寶物這類的事。」

「你可知道，那需要博覽羣書。」西摩小姐說。她坐在印第的

對面，背靠著金字塔，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。事實上，若她不開口說話，印第還以為她早就去夢周公了。

「我確信，亨利並非害怕念書。」奈德說：「或許有朝一日，印第會寫下一頁新的歷史，或是挖到無價之寶。」

「並且成為富翁。」印第接著說。

「喔，不，亨利！」奈德說：「做考古學家不會變得富有，至少不是用你所指的方式。考古學家不會偷竊古人的寶物，將它佔為己有。他發掘歷史，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瞭解其中的寶藏。」

「墓穴裡面是什麼樣子？」印第迫不及待的問：「為什麼他們要把傢具、盤、碗、珠寶等物品全都跟他們葬在那裡？他們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，他們已經死了！」

「你說的沒錯。」奈德說：「可是埃及人相信，靈魂會留在墓穴裡面，因此需要食物、衣服和裝飾品，就跟我們活人一樣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的確如此。」

「真是這樣嗎？」

「不，亨利！」西摩小姐插進來說，「這不是真的，但這是古埃及人的信仰。」

印第沈默了一會兒。他看著火焰，想像著木乃伊的靈魂從靈柩中飛出，游移閒蕩在靈穴的四周。

「人死後會怎樣？」印第終於問出這句話，期待奈德能給他個答案。

「你很清楚，不是嗎？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你是說，如果你是好人，你的靈魂就會隨天使上天堂？」印第記起老媽曾經告訴他的話，重複說了一次。

「那是基督徒所相信的事；」奈德說，伸展背脊，仰望天上的

星星，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說法。」

「譬如說？」

奈德立即坐直身子，好像他一直在期待印第問這個問題，「我跟你說，如果是一個善良的回教徒，當他死後，會進入極樂世界。這個地方根據先知穆罕默德的說法，充滿了愉悅，特別當你是男人時，更會覺得像進入了人間仙境。可是，在印度，人們卻相信輪迴。」

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它表示當一個人身軀死後，其靈魂會再現在另一個身軀上，並且繼續活下去。就這樣不斷地重複、輪迴。」

「同一個靈魂？」

「是的！」奈德回答。

「但卻在不同的軀體上？」印第問。

「沒錯。對印度人而言，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，小自卑賤的

動物，大自最神聖的人類。」奈德對印第說。奈德往後坐，抬頭仰望夜空，然後背對著印第問：「我們來自何方？我們又將往何處去？這的確是最神秘難解的事情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每一種宗教對我們死後的事都有各自的說法。」

此刻印第的腦袋閃過各種想法。天堂、極樂世界、輪迴，「但是，到底那一個才是正確的呢？」他問奈德。

奈德笑笑，雙手摩擦著砂石，「沒有人回來告訴我們實情。不過，亨利，萬一某個晚上你碰上木乃伊，你倒可以請教他這個問題。」

「你是說『碰上』木乃伊，還去『問』他？」印第喉嚨變緊，吐出這樣的話。

「對啊，亨利，」奈德故意壓低聲音，近似耳語的說：「當木乃伊的靈魂在日落時回到金字塔，潛入他枯萎的軀體，從佈滿灰塵的靈柩中慢慢……地起來，然後在黑夜裡四處爬行……」

奈德慢慢站了起來，走向印第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遠處傳來野狼饑餓的嗥叫聲。

「然後，」奈德接著說：「如果你敢聽聽那雙骨瘦如柴的腿在沙地上拖著前進的聲音——沙沙，沙沙……」奈德距印第只有幾步之遠，「如果你遇見在沙漠上爬行的木乃伊，或許他能回答你的問題。但是亨利，唯有你肯跟他回到墓穴……」

印第掙扎著想說些什麼，但是他的舌頭好像已經凍僵，根本不聽使喚。木乃伊又活過來了！好個不可思議又可怕的想法！

「拜託，勞倫斯先生！」西摩小姐責備地說：「你行行好，別再將這些迷信灌輸在這個小男孩的腦袋裡。」

「這只是迷信嗎？」印第問。

奈德往後一仰，躺在沙地上。「我可不敢說，」他神秘的說：「但是，你自己想要如何解開這個疑團呢？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印第問。

「我星期一要去上游，靠近帝王谷的一個地方。我的一位朋友正與霍華·卡特一起挖掘墓穴。卡特是位相當傑出的考古學家，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個墓穴，到時候，你就可以進入墓穴裡面。小亨利，你說如何？要一道去嗎？」

印第一直幻想著有這種重大日子的來臨，想像著通往墓穴漆黑的入口，在洞穴裡停放佈滿灰塵的石棺，以及古埃及人窺視他每一個動作的那股毛骨悚然的感覺。

「我們能嗎？西摩小姐？」印第期求地說。

「我們可以嗎？」她嚴肅地糾正他的說法。

「可以嗎？我們可以去嗎？」

西摩小姐沒把握的搖搖頭，「必須得到你父親的許可才行。」

「他一定會答應的。」印第大叫：「我知道他會答應，只要我

們不告訴他，我們在大金字塔待了一個晚上。」

「如果他問起的話，我們必須告訴他。」西摩小姐說，她的眉宇間露出憂慮的表情。

「好！」印第說：「但是他不會問的，不是嗎？我是說，他和老媽都不在開羅，他們根本不會知道我們出去沒。」

「我也不認為他們會知道，」西摩小姐同意地說。然後，她靜下來思考了一會兒，「也許我們對這次意外隻字不提，才是上上之策，瓊斯先生。」她快速地丟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。

「如果你不說，我絕不提。」印第微笑地拍胸脯保證。



「亨利，我好想你嘅！」

第二天晚上，印第的老媽一進飯店套房便這麼說。她雙手環抱著印第說：「我們不在的時候，想不想我們呢？」

印第伸手回抱老媽，而就在這時候，從他衣服的袖子上、口袋中掉出一大堆沙子，灑在地毯上。「告訴你吧，媽，其實我和西摩小姐實在忙得不可開交，根本就忘了你們離開了。」印第說：「要是你知道這裏的觀光有多麼精彩，你一定也會嚇一大跳。」

他和老媽分開，立刻一個箭步往老爸靠去。老爸已經氣定神閒地坐在書桌前。「老爸，我可以去『帝王的鄉村』嗎？」

「去那裏？」瓊斯教授好奇的問。

「就是帝王的鄉村嗎！」印第重複一遍：「是這樣，昨天我們去大金字塔的時候，遇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，他就是喜歡騎腳踏車的奈德·勞倫斯。他還曾經當過西摩小姐的學生。他對考古學真是無所不知，現在還住在沙漠中。他說他可以帶我和西摩小姐去帝王的山谷，一睹考古學者真正的挖掘實況。另外，我們還會碰到霍華·卡特，說不定還能遇見一個真正的木乃伊。」

「亨利——」她老媽帶著責備的語氣說。

但是瓊斯教授打斷她，「嘿，你的運氣真不賴啊，小子。」

「你是說我可以去嗎？可以嗎？」印第說。

「當然你可以去囉，小子。」瓊斯教授說：「卡特可是一流的

考古學家。不過，你媽和我都得在這裏忙，所以你和西摩小姐可以一起去。」

「謝謝你，老爸。」印第說。他的心興奮得快蹦出來了。

「小子，有件東西我想送給你，你可以帶在路上。」瓊斯教授說。他從書桌抽屜拿出一本小記事本，遞給印第。

印第小心地接下記事本，好像如獲至寶一樣小心捧著。這本書很漂亮，封面是大理石紅色，書四周和書背鑲著紅皮。在裏面，是沒有劃線的牛皮書頁。整本書就像印第老爸時常寫的日記本，印第好幾次看到他在寫。

「每一件你看到、聞到、嚐到或想到的事情，有一天都會變得對你很重要。」老爸告訴他：「你可以在這本本子上，記下任何你覺得很有趣或刺激的事情。」

「謝謝，我會的，老爸。」印第細聲回答。

印第走向門，「別忘了還是要好好做功課嘅，小子。」瓊斯教授在他背後說。

印第屏住氣，一直走到大廳，他才大聲叫：「哇噠！」他走過大廳，朝西摩小姐的房間走去，敲了敲門。隔了好一陣子，她總算說：「請進。」

「西摩小姐！」印第喘呼呼地，音調拉高了不少，「我爸爸說，我們可以去吔！」

一瞬間、短短一剎那間，印第看到她的眼中閃耀著對這次冒險的幻想。不過，她立刻回復到往常正經八百的模樣，語調和緩地說：

「瓊斯先生，我們得開始打包整理了。」她說完，接著就把一只空手提箱放在床上。

「沒錯。」印第說，轉身向門，不過又停住了。為什麼西摩小姐總是那麼古板呢？為什麼一定要叫他瓊斯先生呢？他老爸叫他

「小子！」她老媽叫他「亨利！」就已經夠糟了呀！難道真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嗎？

他轉回去走向老師，「嗯，西摩小姐，您是否想過可以叫我印第安納？」

西摩小姐露出疑惑的眼神，「印第安納嗎？」她說。

「我只是希望叫做印第安納，就是這樣。」印第說。

「可是，你不是在新澤西州出生的嗎？」西摩小姐這麼問。

「是啊！夫人。」印第說。

「那麼我想，如果叫你新澤西州，可能聽起來不太悅耳！」她說。

「印第安納不是指州名，」印第強調：「那是我那隻狗的名字。我的確好想牠啊！」

西摩小姐沒說什麼。印第感覺似乎相當不錯，至少西摩小姐沒

有挑剔什麼，「你確實離家有一段距離了，不是嗎？」她說。

「是的，夫人！」印第回答。

西摩小姐好久一句話都不說，繼續整理行李。

終於，她又開口了。

「我恐怕不可能叫你印第安納，瓊斯先生。因為那聽起來似乎不太尊重。不過你給了我思考的機會。現在，你看到了，我幾乎快要整理完我的行李了。輪到你囉！」

*

隔天一大早，印第和西摩小姐匆匆忙忙下樓與奈德碰面。奈德和一輛馬車早已在樓下等著。

當西摩小姐和印第坐進馬車後，奈德卻還留在車外，並且對車夫說了幾句話。然後，他關上他們身後的門。

「你不和我們一道嗎？勞倫斯先生。」西摩小姐說。

奈德對印第使個眼色，「我保證會儘快跟上你們。」

隨後奈德跳上他的腳踏車，揚長而去。

「他一定得騎這麼快嗎？」西摩小姐抱怨地說。

馬車飛奔似的穿梭在開羅的巷道間，西摩小姐和印第坐在位子上，就好像活跳蝦一樣，在車上跳來跳去。

「我打賭，這傢伙以前從來沒被人打敗過，」印第回答說，爲了他寶貴的生命，印第死命地抓緊椅背。但是他所說的每個字都被顛簸的馬車打斷，「至少，絕對沒人敢騎腳踏車跟他單挑！」

他伸長脖子向外探頭，試圖找到奈德。「他贏了！」印第大叫。

奈德像個瘋子一般猛踩腳踏車，將馬車遠遠地拋在後面。

馬車夫好不容易將疲憊不堪的馬停妥在開羅的港口邊，而奈德早已到達那裡，靠著他的腳踏車。

「沒有什麼事比得上在早晨活動活動筋骨來得舒服！」他愉悅

地這麼說，跑過去替印第和西摩小姐開門。

「或許下回，」西摩小姐傲慢地說：「我會試試騎腳踏車。」

奈德扶著她下馬車，微笑並且偷偷地對印第使個眼色，然後拍拍他的肩膀。

「來罷！我們看看到底比斯的頭等汽船還有沒有空位。」

「底比斯？」印第疑惑地說。

「底比斯是埃及的舊都。現在那個地方除了寺廟的遺跡外，空無一物。而那個地方現在叫做盧克索。從那裡到帝王的山谷只有短的路程。」

「我留下來看顧行李——還有你的腳踏車。」西摩小姐邊說邊坐在行李箱上，撐開她的陽傘遮陽。

奈德帶頭走向售票處，在船塢盡頭的角落近海處一個簡陋的小木屋。

「早安！」奈德和印第擠進去對櫃台後的人說。

售票員穿著歐式套裝，他看起來起碼有三百磅重。櫃台幾乎和這間屋子一樣大，而他也差不多塞滿了櫃台後的空間。

「我能爲您效勞嗎？」售票員問。

「我們想要登記開往底比斯的頭等汽船。」奈德說。

「那是艾克達號，星期四開。」

星期四？那還有三天，印第這麼想。他看得出來，奈德也在想同一件事。

「最快開的是什麼船？」奈德接著問。

「一艘帆船，」售票員笑著說：「那種船隨時都有。」

「三位。」奈德說，將錢扔在櫃台上。

「先生，你可知道這種船上的『乘客』多半是雞和羊嗎？你明白帆船是什麼嗎？」

奈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然後說：「那是一種較大的帆船，船頭向前傾，高高的船桅上綁著高大的帆。它是一艘貨船，在販賣奴隸的年代裡，也用來載運奴隸。」

「我想你的確清楚。」售票員說：「但是，你確定你要和這個小男孩搭這種船嗎？底比斯離這裡大概有四百哩遠。」

奈德抓著印第的肩膀，開玩笑的說：「先生，這位可不是個男孩，而是還在當學徒的考古學家。」印第面露微笑。

「對我來說，他只是個男孩。」售票員埋怨地說，並且遞給奈德三張票。

不到一個小時後，印第、西摩小姐和奈德已經坐在擁擠不堪的甲板上了。印第坐在裝貨的竹簍子上，而奈德找到一個地方安置他的腳踏車，至於西摩小姐，則坐在船桅上。印第注視著他的家庭教師撐開她那把陽傘，擋住耀眼刺人的陽光。印第想，真滑稽，她看

起來就好像上回在大海上遇到暴風雨時那麼地悠游自在。

西摩小姐無視於甲板上嘎嘎叫的母雞，當帆船慵懶地在尼羅河上滑行時，她打開書本開始唸書。不過，她不時地抬起頭來，欣賞著尼羅河兩岸綠意盎然的景色。其間，她還偶而觀察印第是否在心研讀他的功課。

印第努力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兩膝間打開的歷史課本上，他正讀到關於拿破崙的事蹟——法國最偉大的皇帝。一百多年以前，當拿破崙還是個將軍時，已經攻下埃及，佔領開羅。他引進考古學家和學者，掀起了對古代遺跡研究的熱潮。可是，當身穿長袍的女人在尼羅河兩岸洗衣、小孩在河裡游泳嬉戲、漁夫比比皆是時，拿破崙已經死了八十七年了。當帆船從他們身旁滑過時，那景象真是太棒了。

尼羅河對印第來說，簡直嘆為觀止，河水是如此平靜、和緩。

有些地方太窄了，帆船還必須緊靠著岸邊才能通過。偶而印第還可以看見鱷魚在做日光浴，或是種植在田野間的棉花樹。

印第甚至向岸邊的人揮手致意，而他們也愉悅地揮揮手。也許他們認為，印第只是看起來跟他們不太一樣、十分有趣。

當印第回到書本上時，他察覺有位非常高大的阿拉伯船員站在離他非常近的地方。其他船員則慢慢向他靠近，死盯著印第瞧。

突然間，這個人開口用阿拉伯話對印第說話。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太對勁，甚至有些生氣。

他想做什麼？他在說些什麼？印第無法理解，即使他知道，他也不會回答。聽不懂那個人的語言，讓印第突然感到害怕和孤單。

這個男人靠得更近了，口中重複著剛才說過的話。印第還是不瞭解，他無助、安靜的坐著，眼睛看著書本，希望那個人會自動走開。

「他想知道你在唸什麼？」奈德說，走過來替他解危。

喔！就這樣嗎？聽到奈德的話，印第鬆了一口氣，「這是一本關於拿破崙的書。」他對奈德說：「『她』說我必須讀完這本書。」

奈德笑笑，然後轉身面向那個阿拉伯人，眼睛直視著他。

「Inahu yak'ra 'an hyat al-muharybin al-ak-wiya。」奈德說。

印第驚訝地睜大眼睛說不出話來。還有什麼勞倫斯不知道的事？當然，印第不該訝異奈德的阿拉伯文說得這麼溜口。奈德似乎熱愛任何有關阿拉伯文化的事。甚至，他大部份的時間都裝扮得和阿拉伯人一樣。

「我已經告訴他了，」奈德轉過身來對印第解釋說：「說你正在閱讀一位偉大武士的生平事蹟。」

這個船員現在笑了，移動得更接近印第，用他的大手托起印第

的臉，直到四目交會。

「Qadamah mawthu'a batiyah tarik Allah。」這個人說。

「他說什麼？」印第用眼角瞄向奈德，帶著疑問的眼神問。

「他說你的雙腳踩在通往上帝的道路上。你看，他們真是一羣智者。他們認為知識的價值、重要性，凌駕在任何東西之上。」

這艘船上的船員都面露微笑地看著印第，彷彿他是一項特殊的榮耀。剎那間，印第覺得臉頰發熱，不僅由於受到眾人的注視，更爲了剛才的懼怕感到羞愧。

勞倫斯又一次對他們說些阿拉伯話，然後翻譯給印第聽：

「我對他說：『祝你平安！』然後他回答：『也祝你平安！』」印第對阿拉伯人微笑。當你知道人們在說什麼時，事情就好辦多了！



帆船走了一整天，到帝王的山谷必須經過四百哩的航程。在擁擠狹窄的船上，印第開始有點坐立不安了；厭倦了他的閱讀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將腳踏在結實堅硬的陸地上。他相信奈德也有同樣的感覺。他和奈德交換一下眼神表示：「難道這艘船不能再走快點嗎？」

然而，西摩小姐對這趟行程似乎頗能自得其樂。印第不得不承認，她從未抱怨過任何事情——不埋怨行程的枯燥無聊、不挑剔坐的地方不舒服，也不報怨火爐似的陽光。

她看起來好像真的陶醉其中！印第想。

一天下午，印第又聽到奈德對阿拉伯人說話。

「你在那裡學的阿拉伯話？」印第印象深刻的問。

「我是在家裡開始學阿拉伯話，但是到了這裡後，才變得比較流利。」奈德說。他爬上來，坐在印第旁邊的竹簍上說：「亨利，你介意我給你一點小建議嗎？」

印第馬上搖搖頭。介意奈德的建議？開什麼玩笑？印第願意洗耳恭聽奈德所講的每一件事。

「嗯，我是說：無論你要到那裡，也不管你去流覽、參觀那個國家，亨利！學習那個地方的語言，這是解開任何問題的不二法門。這是你必須開始的地方。」

印第點點頭，雖然私底下他懷疑要如何學習阿拉伯文。

「你是否帶著你父親送你的那本日記？」奈德問。

「有啊！在我的行李箱裡，」印第說完，跳下他坐的竹簍，開始翻他的箱子。他掏出一本小本子，小心翼翼的拿在手上。

「你瞧，你馬上可以寫些東西在這本子上。」奈德帶著閃爍的眼神這麼說：「跟我來。」

印第跟著奈德走到船頭。西摩小姐仍坐在船桅上，全神貫注在她自己的書上。奈德鬆開一個長長的皮革捲筒，它原來是用皮帶和他的其他裝備綑綁在一起。他從捲筒裡抽出一張薄薄的紙，並且攤開它。這種很像紙的東西上佈滿了埃及象形文字——早期的圖畫文字。「看看這個，西摩小姐，」奈德說。

「這個想必有幾千年的歷史！」西摩小姐欣喜地說。

「精確說來，有三千年了，」奈德一面說，一面帶著崇敬的眼神注視著它。

「這是什麼？上面說些什麼？」印第急著問。

「這是死去的帝王葬禮儀式的說明書，」奈德說：「即使三十個世紀之後，仍是令人著迷的讀物。」

印第仔細端詳這些線條和圖畫，在這張易碎的捲紙上依然相當清晰。令人著迷的讀物？有誰看得懂它？他還是比較瞭解船上船員的阿拉伯文！

「這是一種圖畫語言嗎？」印第問。

「差不多，但不完全正確，」西摩小姐答道：「象形文字代表聲音，有點類似我們的英文字母。」

印第滿臉疑惑地看著這張圖畫。奈德不覺笑了起來。

「你聽我說，假設它是英文，而我想寫下我的名字，」奈德解釋說：「我可能畫出一根針（needle），表示英文字母「N」，然後再畫一個蛋（egg），表示「E」——」

「然後畫一隻驢（donkey）表示「D」！」印第插嘴附和著說。

「沒錯，」奈德贊同的說：「雖然我不大喜歡驢子。」

現在輪到印第開懷大笑了。

「有些圖畫同時代表兩三個聲音，有時代表一整個字。」西摩小姐繼續說。老師永遠是老師，不過這次印第並不介意聽教。因為象形文字是令人著迷的！試著唸懂它們就好比在破解密碼一樣。

「看這一個，」勞倫斯說。他指著一個看起來像是涼鞋鞋帶的圖畫，「這個唸作ankh，表示『生命』的意義。ankh對埃及人來說，是神奇魔法的象徵。」

「魔法？」印第問。聽起來似乎越來越有意思了！

「這滿像你作為『好兆頭』的魔法，」西摩小姐說：「而ankh通常和另外兩個象徵符號並列一起，這三個符號構成了埃及最著名的魔法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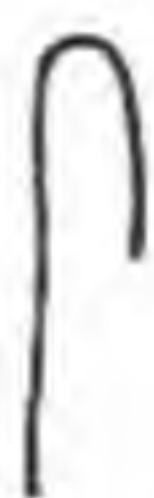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兩個？」



ankh
life



wedja
prosperity



seneb
health

「這些，」奈德回答。他指向一個看起來類似手用鑽孔機的圖畫，告訴印第那是wedja的縮寫，代表財富的意思。第三個象徵，代表seneb的S，是健康的意思。

印第將這三個圖畫畫在老爸給他的日記的第一頁。「Ankh, wedja, seneb——生命、財富、健康。」印第邊寫邊記住象形文字的模樣和意義。

「幹得好耶！」奈德帶著贊同的語氣說：「在我們到達挖掘現場之前，你必會相當熟練了。」

當午後的陽光仍炙熱無比時，帆船終於到了底比斯的港口。印第和西摩小姐坐上驢車，而奈德堅持不放棄他的腳踏車。他們駛向離港口不遠，充滿粗糙、乾裂的岩石山谷。背後是羣山圍繞，但依舊像岩石般堅固、乾燥。這裡好像寸草不生，土地也是枯乾的。

最後一小段路是穿山而過，途經之地，兩旁是被風侵蝕而變圓

的巨大石頭，腳底則是碎石子地。當他們通過時，奈德伸出一隻手指出每一件山下的東西，並且說：「這就是帝王的山谷。」

就在此刻，他們停住驢車，注視著面前的山谷。印第知道，帝王的山谷是古埃及時代許多法老埋葬的著名神聖之地。眼見其他國王建造作為墓穴的金字塔，在多年以後發現墓穴經常被盜、被搶之後，有一位法老決定改變做法。特斯默思一世決定將他的墓穴建在這個山谷中，離金字塔非常遠的地方。特斯默思希望，他若將墓穴隱藏起來，盜墓者就找不到墓穴。

在他之後，許多法老王都效法他的作法。他們在石頭邊挖出秘密的房間，將自己的陵墓藏在裡面，然後將入口封死。所有的墓穴都在這個山谷裡，最後，這裡便成為舉世聞名的帝王的山谷。

附近數公里以內的山谷，也挖掘出一些非帝王的墓穴。不過，仍有許多陵墓還有待發掘！奈德帶頭繞過山嶺，進入附近一個較小

的山谷，這正是霍華·卡特的工作地點。

印第害怕地環視著山谷。這個就是考古學家的挖掘工作！一點也不像印第心目中建構的景象。他以為考古學家的挖掘工作是一兩個工人拿著鏟子的樣子。他還沒準備好知道霍華·卡特的營地簡直就像一座自給自足的城市。

工人們正在挖掘，發出各種聲音。數十個埃及工人在現場工作，有的敲進岩石峭壁的底部，其他人則搬開敲下來的碎石。馬車用力拉著、拖著裝載的碎石。現場有許多埃及男孩，有些不比印第大，來回送著水。阿拉伯話的迴音在山間環繞。

「這裡有多少墓穴？」印第驚奇地大聲叫：「這些墓穴裡都藏滿了寶物嗎？」

「唉！可惜特斯默思國王的計畫並沒有用，」西摩小姐說：「即使是這裡，盜墓者仍有自己的門路。數十個墓穴已經被挖掘了，但

是卻沒有找到任何寶藏。」

「如果能找到原封未開的墓穴，相信我，那鐵定是霍華·卡特、世界一流的考古學家。你馬上可以見到他，亨利。還有我的朋友瑞斯特。」

印第與西摩小姐跟在奈德後面。沿路上，他們經過大大小小的帳棚，整個形成了卡特的營地。營地的一側是工作用的帳棚及集體用餐的帳棚——最大的一個帳棚。在營地的另一側，印第看到排成一系列的小帳棚，作為工人睡覺的營舍。在這個地方，塵土四處飛揚。在印第的視力範圍內，除了碎石、砂子、石頭和搖搖欲墜的棕櫚外，幾乎沒有什麼景觀可言。

最後，他們遇見了一位與眾不同的埃及人。印第想，他看起來一定相當突兀，因為他身穿淡色的歐式套裝，不像在這裡工作的埃及人穿著簡單、寬鬆的白色長袍。他很高興看到他們。

「親愛的奈德！」這個人喊著，跑過來握住奈德的手，不停的上下搖擺，印第懷疑他是不是想把它搖斷。「真高興看到你！」他帶著英國和阿拉伯的混合腔對奈德說。

「讓我為您介紹，這是海倫·西摩小姐，以及小亨利·瓊斯先生。這位是我的好友，瑞斯特·沙蘭姆。」奈德說，他的手還沒被放掉。

「榮幸之至！榮幸之至！」瑞斯特說：「歡迎二位。奈德，你真是好運，我們才剛發現一處新的墓穴！」



「墓穴！」印第突然自口中蹦出這個字眼，嚇到了一旁的奈德、西摩小姐和瑞斯特。

「金字塔嗎？」奈德問。

「不是，」瑞斯特說：「恐怕不是金字塔。不過，所有的墓穴都是珍貴的，就像霍華·卡特常說的。」

「是啊！非常正確！我的朋友。」奈德說。

他們一面說話，瑞斯特一面領著他們到水桶邊，讓他們洗淨手

上、臉上的塵土，並且消消暑氣。在酷熱、乾燥多風的沙漠氣候籠罩下，水一下子就蒸發掉了。

「我們會進到墓穴裡一探究竟嗎？」印第問。

「如果是由我作決定，小瓊斯先生，」瑞斯特笑容可掬的說：「我會說沒問題，進去裡面，儘管率先而行吧！但是，是卡特先生作主決定我們當中誰可以優先一睹安息已久的祖先。」

「你認為選中我的機會有多大？」

瑞斯特緊閉雙唇，雙手一攤，聳聳肩，「你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造訪者，所以很難說。」

突然間，遠處傳來尖銳刺耳的笛聲，似乎在警告什麼。

「待在這裡別動！」瑞斯特叫喊著。

片刻後，巨大震耳的爆炸引發印第脚底一連串的巨大震動。他彎曲雙膝，接著他想，地球即將在他脚底下爆裂開來。砂子灑滿了

全身。

「喔，我的老天啊！那是什麼？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那是帝曼徹斯、我們的爆破專家正炸裂一塊巨大的岩石，清理通往營地的路。」瑞斯特解釋說：「雖然產生震耳欲聾的爆炸聲，但卻沒什麼好害怕的。」

「啊！原來如此，謝謝你！」西摩小姐說，對瑞斯特迷人的舉止展開笑容。

「就是那個人，他在那裡。」瑞斯特說，手指著一個身材魁梧、棕褐色皮膚的希臘人。他大約四十歲左右，提著一只裝著雷管的箱子。「現在我們必須等『清除完畢』的標記掛出，才能離開。」

印第注視著，當帝曼徹斯站起後，火焰直衝天際，在空中高處，搖曳的火焰剎那間變為光彩奪目的綠色。

「現在我們完全安全了。」瑞斯特說，高興地笑著，「那天有機

會，你應該多請教帝曼徹斯，小瓊斯先生，他會非常有興趣地告訴你關於他在希臘的生活。不過現在，很抱歉，我有點事情。」瑞斯特轉身面向一小羣工人，他們正坐在一顆大石頭的陰影下休息。其中一位埃及人的穿著跟瑞斯特一樣，但是他的亞麻布套裝卻皺得像梅干菜一樣。他的頭上頂著一頂小紅帽，稱為土耳其帽。

「嗨，你，巴塞姆！到這裡來！」瑞斯特對這男人喊著，然後轉回身來面對訪客，「巴塞姆·葛利是這羣工人的工頭，非常靠不住的傢伙。」

巴塞姆·葛利心不甘情不願的前來，「是的，沙蘭姆先生，」葛利嘶啞的說：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葛利大約五十出頭，看起來跟岩石一般結實，他和他的工人們正在挖掘岩石。

「爲什麼那些工人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样子？」瑞斯特問。

「他們害怕！」葛利以粗厲的聲音抱怨說。

「害怕？？害怕什麼？」瑞斯特問。

「他們說墓穴裡有詛咒，」

「詛咒？」印第喘著氣說：「你是說，像咒人死的詛咒？」

「噓！」西摩小姐警告地表示。

「太荒謬了！」瑞斯特對葛利光火了，「你知道根本沒有詛咒這

種事！」

「但是工人們都這麼說啊！」葛利說，憤怒的瞪著瑞斯特。

「立刻叫那些工人回去工作，」瑞斯特說：「馬上，葛利先生。」

他的聲音雖然不大，語氣卻很堅持。如果會有麻煩產生，印第想，一定馬上開始。

巴塞姆·葛利的雙手在胸前摩拳擦掌，然後慢慢地轉身走開。

「我不信任這個傢伙，」瑞斯特壓低聲音說：「有的時候，我懷疑他鼓動那些人迷信。」

印第知道，瑞斯特一點也不像巴塞姆·葛利。不過，印第對他也是一點好感也沒有。倒是詛咒讓印第著迷了。

「有可能會有詛咒，是不是？」印第問瑞斯特。

瑞斯特大笑，「當然沒有，那些都是無聊的婦人和小孩傳說的故
事。」他說。

突然間，他想起他是和誰在說話。他看看西摩小姐，再看看印第，立即滿臉通紅、不好意思的說：「喔！對不起！萬分抱歉！」

西摩小姐微笑著說：「根本不需要道歉，沙蘭姆先生。」

「讓我們去和卡特先生打個招呼，」瑞斯特說，在前帶頭向最大的帳棚走去。

他們才剛走進帳棚，馬上出現一道耀眼的光芒。在小爆炸之後，隨即在空氣中迷漫著辛辣的煙味。此刻，印第想他一定瞎了。不過等到煙味散去，印第看見了一位攝影師，一位年約三十歲的男人，

留著一小撮整潔、剛修整過的鬚鬚。這個人帶著一副圓形無框的眼鏡，手裡拿著照像機的感光板。照像機架在長條木桌前的三腳架上。

桌上佈滿了埃及人上了顏色的罐子、亞麻衣服的碎片，以及一些陶製的物品。所有的東西都相當脆弱且老舊。瑞斯特解釋說，考古所挖掘出來的東西通常在一發現時，就拍照攝影，作為保留記錄的方式之一。有的時候，非常易脆的碎片，照片成為僅存的記錄證明，因為人工製品很容易馬上變成一堆塵土。

「完成了，卡特先生。」攝影師說。

印第聚精會神，眼睛專注在桌上的各種人工製品，耳朵聽著瑞斯特的解說。他根本沒發覺帳棚內還有其他人存在。帳棚的盡頭坐著一位清瘦、英俊的男人，留著濃密的鬚髭。即使是在這麼酷熱的天氣下，他仍穿了一件白色亞麻的套裝、一件背心、一件長袖襯衫，開口的衣領子上繫著一條乾淨、寬鬆的領帶。

瑞斯特立即做了介紹。這個打著領帶的男人就是霍華·卡特。攝影師是皮爾·道格拉斯。奈德幾乎忘了要握手致意，因為他全神貫注在桌上的東西。「了不起的標本！」奈德沈靜地說。

「我們在上個月發現了這些寶物，」霍華·卡特說。他很客氣但精明能幹，在這裡的人絕不要想企圖在他面前說些廢話或是浪費時間。「全都是十八王朝的東西。」

「從西元前一五五五年到一三三五年。」西摩小姐以教師的口吻對印第說。

卡特走向桌邊，拿起一件東西。他遞給印第一小塊土，上面印著纖細的設計圖案——象形文字。

「這是一個印章，小瓊斯先生。」卡特說，聲音中充滿著對它的熱愛，「一個國王的印章，上面刻著國王的名字——杜唐卡門。」
「少年法老，卡特先生？」奈德問。

卡特點點頭。他的臉上展露著的興奮表情跟奈德一樣。死去國王的名字似乎控制了帳棚內的氣氛。

「少年法老？」印第重複說，好奇的想知道相關的事情，「他有多大？」

「他死的時候大約十八歲，」霍華·卡特解釋說：「當成爲一國之君時，可能都還沒有你的年紀大。那是個神奇的時期。」

「你認爲他的墓穴還存在嗎？」奈德問。

「我非常確定，勞倫斯先生。」霍華·卡特一面回答，一面撫弄著他手中少年法老的陶土印章。「我不瞭解，爲什麼他的印章會在靠近另一個人的墓穴旁找到，但至少讓我認爲，我的方向沒錯。我已作好準備，願花一輩子的時間，翻遍這整座山，找尋杜唐的墓穴。我希望努力工作和擁有天大的好運。我恐怕中了邪，相當不科學。」

「你昨天挖掘到的那座墓穴情形如何？」西摩小姐問道。

「也是十八王朝時代的墓穴，不過，唉！只可惜不是國王的墓穴。」卡特撿起另一個印章，比少年法老的印章來得小，「上面刻的名字是『卡』，他以前似乎是一個建築師或工程師。當我們打開他的墓穴後，或許可以知道更多有關他的事。」

打開他的墓穴！在荒漠的營火旁，奈德曾說過的話突然閃進印第的腦袋中。「在金字塔裡面，時間依舊存在。」奈德曾經說過。印第想看新墓穴的念頭，遠勝過世界上的任何東西。

「你會是第一個進入裡面的人嗎？」印第問：「我的意思是，自從他們將木乃伊放進去後，你將是第一個人嗎？」

「我希望如此！」霍華·卡特回答。

「我可以進去嗎？」印第問。印第知道這樣不加思索地衝口說出這句話並不是件禮貌的事。可是他不需要西摩小姐搖搖頭，把他拉到角落告訴他。因為他已經決定要成爲一位考古學家，他希望即

刻開始實現。

「小男孩不會有多大的用處。」霍華·卡特沒什麼表情的說。

「我不怕詛咒！」印第說，雖然這不是實話。他對詛咒始終是半信半疑，而且當他幻想置身在漆黑的墓穴，四周瀰漫著陰森詭異的氣氛時，他的確有點害怕。不過，他願意面對任何事物，只要有機會一睹木乃伊。印第想，他必須說些什麼，好讓卡特改變心意才好。

卡特看起來非常地不愉快！

「詛咒？」他喃喃自語，眼光重回瑞斯特身上。

瑞斯特抱歉的兩手一攤，聳聳肩膀，然後開口說：「巴塞姆告訴他們的。他說營地內到處都在談論詛咒的事。」

「多奇怪啊，人總是那麼容易相信些什麼。」霍華·卡特將眼光轉向印第。印第感覺卡特像要把他看穿似的。

「忘了你所聽到的一切，小男孩。墓穴詛咒根本就是無稽之談，完全是種迷信。古埃及的魔法根本不存在。」

「我知道，先生。」印第說。但他想，你必須證明給我看。印第小心翼翼地從桌上拿起另一個陶土印章，然後翻到背面看上面刻的象形文字。他認出了上面的記號——涼鞋鞋帶，手用鑽孔機和摺起來的衣服。「Ankh, wedja, senebi」他大聲地唸出來。

霍華·卡特吃驚得說不出話來。然後他問，「你看得懂？」

「生命、財富、健康！」印第翻譯出它們的意義。

卡特慢慢地開懷大笑，伸出手和印第握手，「天哪！小瓊斯先生，我錯了！無論如何請與我們一起進入墓穴，先生！」



「象形文字！」印第驚叫著。

六枝火炬照亮了墓穴門口，卡特正在研究畫在門上的記號。

卡特實現了他的諾言，帶印第進入墓穴。成一行縱隊，卡特、奈德、瑞斯特、西摩小姐、印第和皮爾·道格拉斯沿著岩石邊下的石階緩慢移動。然後，他們擠進一條黑暗、狹窄的通道。巴塞姆·葛利和他的工人帶著懼怕的表情看著他們從地面上消失。

起初，印第認為這些工人竟會害怕，真是愚蠢。不過現在，卡

特一個人在墓穴的門口停住了，他的心跳得好快。他又想進去、又想退回去。到底古文上寫些什麼？他懷疑。印第憋住氣，等著聽卡特的翻譯。

「任何人……」卡特斷斷續續地唸出圖畫的意思：「進入我的墓穴……我將……用火燒死他。」

是詛咒！印第想，葛利說得沒錯！

卡特咆哮著對瑞斯特說：「拆封，把門打開。」

現在不管有沒有詛咒，他們都要進去！

瑞斯特使用尖鑿子迅速的鑿開門上的石膏印章。然後，他和奈德輕輕地移開門門。

「準備跑，」卡特說：「關閉了這麼多年以後，房間裡可能充滿毒氣。」

真有一套，印第想。詛咒和毒氣，這些埃及人一點也不笨嘛！

卡特點頭示意把門打開。幾千年未曾移動的門門在搬動摩擦之下發出的嘎嘎聲，在狹窄的通道裡引起巨大的回音。

印第屏氣凝神。沒有火球，只有一片死寂。

卡特率先踏進，手持著一根微弱的蠟燭，探測空氣中有沒有毒氣。如果蠟燭沒有熄滅，則表示空氣沒有問題。印第仔細傾聽，用腳在石板打數到十。又是一陣沈靜。印第猜想卡特的氣到底能憋多久。之後，他們在卡特的示意下也跟著進去。

那是間非常大的房間，不像剛才經過的狹窄通道。天花板相當高，印第幾乎無法在黑暗中看到它的頂端。

「看這個東西！」卡特說。

「老天！」奈德的聲音出奇地平靜。

印第越過他們，停在一座高大的人面獅身像前——六尺高、三尺寬、四隻腳、靜坐在地上。

「『卡』的人面獅身像！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它看起來像是快烤酥了。」奈德說。他的火炬光一下子閃過他的臉上，印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奈德的眼睛還是睜開的。

「墓穴裡的每件東西都被火烤過。」卡特一面說，一面四處走動，照亮牆壁。這裡到處都是厚厚的油煙。

「是詛咒！」印第悄悄地說。

「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人來過這裡。」瑞斯特說。

「盜墓者？」皮爾說。

「或者是因為詛咒的緣故！」印第大聲地說。西摩小姐叫他安靜，但是印第認為，一定是這樣，象形文字中對火燒的事已經交待得清清楚楚了。

「那麼，唯一查看盜墓者是否曾經來過這裡的方法，」卡特說：「就是幫我移開這塊石板。」

奈德、瑞斯特、皮爾和卡特各抓緊石像的一角，而印第和西摩小姐則手持火炬。

「一、二、三！」他們吆喝著，非常賣力的將石板舉起，放在地板上。

印第和西摩小姐靠近去看清楚些。

「那是『卡』。」卡特說。

木乃伊的下半身仍然用焦黑、布滿油漬的繃帶裹住，但是腰部以上的部分，繃帶已被移動過，就好像『卡』自己掀開繃帶，企圖重獲自由。木乃伊的皮膚仍黏在骨頭上，呈棕褐色。『卡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直視著印第。他的嘴巴：帶著黃牙，露出猙獰恐怖的笑容。再看到他褐色的手，骨瘦如柴的手指彎曲著，好像隨時準備揮拳出去。

「木乃伊還在這裡，」卡特冷靜地說：「但是格外怪異。」

奈德向四周打量這個房間，插嘴問：「我不明白，卡特先生，爲什麼這裡沒有任何人工製品？」

「也許被偷了。」皮爾說。

「我不這麼認爲，」卡特說：「門上的封印還原封不動。不，墓穴裡一定還有另外一個房間。」

卡特的話好像是一種訊號，奈德、瑞斯特和皮爾分散開來，開始摸索房間內的牆壁。

這就是考古學家的行徑，印第想。他這輩子從來沒這麼興奮過。當然，是幽靈、或更駭人的東西。

勞倫斯將火炬貼近牆壁，照亮了一道細長、普通的裂縫。隨後，其他的人也趨向前看個仔細，而卡特用手指沿著牆壁摸索，隨即掉下了一些石膏。

「這是門！」卡特大叫：「快打開它！」

瑞斯特又用尖鑿子鑿去黏在牆上的石膏，而印第則開始想像在這秘密入口後，到底藏著什麼東西。「卡」！拿穩你的火球，別忘了你的詛咒，印第幻想著，

門終於被打開了，印第也使盡吃奶的力量用力推了一把。

一陣突如其來的熱風從打開的房間噴出，火炬上的火焰立刻由黃色變為青綠色。

「大家快點出去！」卡特嘶吼著：「空氣中有毒氣！」

印第感覺到西摩小姐抓著他的手，拖著他死命地向外跑。當他們逃出，追撞、推擠在通道中時，印第不慎吸進了一口毒氣。印第想，他要趕緊將這口毒氣吐出來，所以拼命地跑上台階。最後，他們終於到達了洞口，接觸到新鮮的空氣、和煦的陽光。

乖乖！印第想，這麼一個老女人竟能跑得這麼快！

工人們都擠在洞口圍觀，彼此竊竊私語。印第看見巴塞姆·葛

利對旁邊的人嘀嘀咕咕，不知說些什麼？！然後，葛利和一兩個工人趨前表示他們想進墓穴裡瞧瞧。但是卡特叫他們都退後。

「任何人不准進去！」他喊叫著，之後對瑞斯特說：「我們明天早上再回來。到那時候，空氣應該全都清淨了。今晚安排一個守衛看著，瑞斯特，挑一個你信任的人。」

瑞斯特的眼睛瞄向葛利，隨後立即移開。印第看見葛利眼中射出憎恨的光茫。

「我自己看守墓穴，先生。」瑞斯特建議。

「好極了！」卡特說。

然後，印第注意到卡特作了一個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手勢。他拍拍他右邊的腰際間，那是放手槍的地方，印第想。接著，卡特告訴瑞斯特要佩戴手槍！

「我可以和你一起站崗嗎？」印第問，他的眼神中充滿著期待

與興奮。

「你實在非常勇敢，但是我不會有事的。」瑞斯特說。

*

那個晚上，印第無法入睡。或許是天氣太熱了，或許是山上的土狼整個晚上都在哀嚎，更可能是木乃尹的關係，印第無法自心中丟開『卡』的模樣，安然入睡。每當印第閉上雙眼，他就看見半裹著碎布的木乃伊，從他的墓穴中出來追趕著他。

最後，印第厭倦了翻來覆去，乾脆起來。他自帳棚向外偷看，外面好不熱鬧。帝曼徹斯——那個爆破專家站在吃飯用的帳棚旁，教埃及人跳希臘舞。他們將手搭在其他人的肩上，在一個大圓圈裡快速地移動，他們看起來似乎非常快樂。

其他的工人則四面到處走走，一面嚴肅地交談。印第猜想，他大概猜得出他們在說些什麼。他們在談論有關詛咒的事。「任何人闖

入我的墓穴，我將用火燒死他。」印第瞥見附近營火吐出的火焰，不禁打了一陣哆嗦。

西摩小姐不在印第的視線範圍之內，這是個好跡象。印第偷偷地溜出帳棚外。

月光替他照亮了通往墓穴的路，他快步直走。他可以瞧見瑞斯特站在『卡』的墓穴的第一個石階上，謹慎地看守著墓穴。

印第沿著帳棚爬行，避免被人發現。突然，他聽到奇怪的聲音。馬匹緊張地嘶叫著，好像被什麼東西驚嚇到。是有人想要偷馬，還是有人快步走過？印第趕緊轉入一個骯髒的小徑，那是用來引導馬匹的通路。

當他靠近時，他趕緊躲在一顆大石頭後面，這顆石頭看起來有點像老鷹的頭。他瞥見四個埃及工人站在遠處交頭接耳。不久，當中的一個人儘快地為馬匹配上馬鞍。他每隔幾秒鐘就回頭四下張

望，害怕被人發現。

突然，一隻強有力的手自印第身後猛然將他抓起，高舉至空中。印第又踢又掙扎，但是他的手臂被按住。攻擊他的人用一隻手摀住他的嘴巴，再以另一隻手將印第抱在腰際間。

印第被帶到埃及工人那裡，被狠狠地拋在他們中間。

印第試圖保持冷靜，開個玩笑說：「好個溜馬的夜晚，哼！」一個只有一隻眼睛的男人注視著印第說：「詛咒！」

「墓穴已經被詛咒了，」獨眼人說：「每個待在這裡的人都會死。我們不想死。」

「帶他一起走，否則他會告訴其他人。」另一個男人說。

帶他一起走？印第此刻覺得雙腳不聽使喚，開始發抖。

「我不能去，我記得明天還要應付西摩小姐的法文考試。」他們開始圍住他，他們有五個人，而他只有一人。他們都是堂堂六尺

的彪形大漢，而他還不到五呎「高」。他們強壯、結實，腳穿涼鞋——涼鞋！這讓印第腦中閃過一個主意。

他等他們靠得更近後，突然奮力往上一跳，然後狠狠地踩在他們光禿禿的腳趾上。

「哎喲！」他們哭喊著，手捧著被踩著的那隻腳，用另一隻腳在地上亂蹦亂跳。印第趁勢，火速地跑回帳棚。

他們有沒有在後面追趕他？印第懷疑！他向外窺視。幸好這些傢伙正急著逃離詛咒，無暇追趕。現在，印第眼睛看到瑞斯特仍然在月光中堅守崗位。

印第在想，或許他應該告訴奈德或卡特，或是西摩小姐關於工人逃跑的事。不過，他已經累得動彈不得了。

「任何留在這裡的人都會死，」這句話印第久久不能忘懷。

*

隔天早晨，他被帳棚外來來往往、快速移動的脚步聲吵醒。當他望出去時，他發現一些工人跑向墓穴。其他人到那裡去了？印第猜疑。除了忙碌的工人外，整個營地內顯得非常安靜。不，這不止是安靜，空氣中瀰漫著怪異、沈寂的氣氛。

印第迅速穿好衣服，跟在工人的後面。他看見卡特、奈德和西摩小姐站在墓穴的入口。一羣埃及工人靜靜地站在一旁，巴塞姆·葛利則獨自站在另一側。

「爲什麼每一個人都不說話？」印第問。

奈德看看印第，但僅僅幾秒鐘。然後，他以一種憂慮的表情回頭看看墓穴，「我們找不到瑞斯特，今天早上他不在他的崗位上。」

「但是我昨晚在月光下才看到他呀！」印第脫口說出。

西摩小姐對印第投去質疑的眼神，但沒說什麼。

「總之，現在他不見了。」卡特說。他的臉色泛白，襯衫都被

汗水浸溼了。「我們已經查過了他的帳棚，也四處找過。我想此時我們應該進墓穴裡看看。」就在他帶頭進入墓穴時，皮爾・道格拉斯的聲音嚇到了他們。

「Bonjour, mes amis!」攝影師大叫。

奈德和卡特馬上轉過身來。

「你看到瑞斯特了嗎？」卡特問。

「沒有，爲什麼這麼問？他不在這兒嗎？」

卡特只是轉身朝墓穴走去，並且點點頭。奈德手持火炬在前領路，火焰光一直照到通往墓穴的石階和入口。印第必須用跑的才追趕得上奈德。跟在他們之後的是卡特、西摩小姐和皮爾。

「瑞斯特！」奈德大聲喊叫，聲音迴旋在狹窄的石壁間，刺痛了印第的耳朵。

當他們到達停放靈柩的房間入口時，奈德停下來，將火炬照亮

房間的右側——空無一物。但是遠處第二個房間的門卻是開的。

裡面一片漆黑。

「我們進去。」勞倫斯說，小心地越過停放靈柩的房間。每個人都跟隨在後。經過已被打開的蓋在靈柩上的石板，「Mon Dieu！」皮爾突然大聲尖叫，僵在那裡。

印第轉身，看到皮爾兩眼注視著石板裡面。因此，印第靠近些凝視裡面。棺材內竟空無一物！

印第倒吸了口氣。「天啊！木乃伊不見了。」他大叫著。怎麼會？在那裡？印第本能地回頭看看身後四周。「卡」遺失了，他可能在任何地方！然後，印第壓低聲音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他爬出自己的棺木，抓走了瑞斯特。」

「亨利，」西摩小姐怒斥著印第：「立刻停止這些無稽之談。」這不是無稽之談，印第這麼告訴自己。她知道什麼？在他想進

一步說清楚時，墓穴裡傳來另一人的尖叫聲。是奈德，他跪在墓穴盡頭另一個較小房間的門口。

「喔！不！」

「怎麼了？」印第跑到他那裡。

西摩小姐想抓印第的肩膀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他掙脫了她的手，靠得更近些去看清楚。在那裡，就在另一個房間裡，躺著瑞斯特的屍體——他全身都被火給烤焦了！



「快不要再看了！」西摩小姐說，把印第從死人身邊拉過來。這話好像是爲她自己說的，可是印第不但就在死人旁邊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印第幾乎不能接受，傍晚時還生龍活虎、又說又笑的瑞斯特怎麼可能會是眼前這個動也不動、躺在地上的屍體呢？他祈禱著屍體能動一下。

「可憐哪，瑞斯特！」卡特說，他的表情混合著憤怒與心痛，「這種死法太慘了！」

奈德抬起頭說：「他不是被燒死的，還有頭傷，在這個部位。」奈德小心翼翼地摸著自己的後腦，好像他那裡也被打了。

「有人偷襲他嗎？」卡特問。

「是的！突然到他連拔槍的機會都沒有。」勞倫斯沈痛地說。

沙、沙、沙……印第聽到身後有腳步聲，難道是木乃伊嗎？『卡』又要來攻擊他們了嗎？

印第的心砰砰地跳。

結果只是先前爬進去的埃及工人，當他們一看到瑞斯特的屍體，立刻用阿拉伯語鬼叫起來。

「全部出去！」卡特十分煩躁地下令。

工人們一面哭叫，一面快步走出去。這些驚恐的阿拉伯話聲音愈來愈大，大概是那些已經等在外面的工人也聽到瑞斯特慘死的事。

印第和西摩小姐緊靠在一起，不敢再靠近那具屍體，但又不想走。突然，印第覺得很高興西摩小姐也在這兒。皮爾站在遠遠的那邊，看來有點緊張、不安的樣子。

卡特從屍體旁站起來，不安地踱著步子；奈德則在更仔細地檢查屍體。

「我們得把他送到下游最近的警察局，」卡特說：「警察一定會要我們作筆錄。當然我得親自去一趟，我一定會負責，可是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整件事。」

印第轉頭看著奈德，他似乎正在從屍體上掃一些東西下來。

「啊哈！」奈德叫了起來。

「發現什麼了嗎？」卡特回頭問道。

印第伸長脖子想看是什麼東西。

「我找到一種銀白色的粉，」奈德說：「他的腿上灑了一層這

種粉。」

「那會是什麼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。」奈德說，他從長褲口袋拿出一個信封，刮了一點粉進去，然後他站起來，脫下外套。

印第發現奈德在刮粉的時候，手有點抖。印第走向他，對他眨眨眼。

過了一會，卡特留下奈德繼續研究屍體，拿起火把，走進他前天才剛開啓的小墓穴中。印第要跟進去，卻被西摩小姐拉住。

「沒有人進去過，沒有東西被碰過。」卡特走出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，『卡』不是貴族，沒有皇室的陪葬品，沒有珠寶、黃金。」他沮喪地揮著手。

「似乎沒有殺人的動機。」奈德輕聲地說。

「有的！」印第說：「『這個人進入我的墓穴，我就用火懲罰

他！」

「噉，亨利！」西摩小姐噓聲說。

「這是詛咒！」印第堅持。

「西摩小姐，」卡特不耐煩地說：「把他帶出去，這裡不是小孩子來的地方。」

*

過了很久，瑞斯特的屍體從墓中運出來，縛上馬背。卡特問了一些關於營區的問題，想知道誰是最後見到瑞斯特的人。印第說在馬被偷之後，他在月光下看過瑞斯特。皮爾則說，更晚以後，他還見過瑞斯特，而且和他說了一會話。帝曼徹斯所言則與上面相反，他說晚餐後就不見他的人影。

每個工人的話也各有出入。但沒有人能對自己所說提出證據，沒有人知道誰是真正的凶手。

卡特終於載著瑞斯特的屍體走了。當那些埃及工人看到瑞斯特燒焦的屍體，各種關於詛咒的討論立刻傳開，驚恐的氣氛瀰漫在空氣中，有愈來愈多的工人偷偷溜走。印第注意到，巴塞姆·葛利是唯一一面無懼色的埃及工人。

奈德在他的帳棚中一直待到晚餐時間，當他走出來時，臉色蒼白而疲憊。印第一直覺得奈德無所不知，可是這回似乎被難住了。

印第和西摩小姐靜靜地吃著晚餐，等著奈德說些什麼。

「他真是個非常好的人，」奈德終於開始對西摩小姐說話，「這麼年輕、生命力正旺盛的年紀，他教我如何在這裡生活，怎麼和他的同胞共處。」

「失去朋友總是令人傷心的！」西摩小姐說。

印第第一次感覺到西摩小姐說出她「知道」的事，而不是從書上「讀到」的東西，這使她看起來變得不太一樣。

奈德握緊拳頭，然後似乎理解到眼前並沒有他憎恨的殺手，於是又鬆開手掌，「實在想不出來，我想了N遍了，就是找不出殺人的動機。」他望著遠方，一言不發，印第也保持靜默，「天哪！我一點頭緒也沒有！」

在這雜亂無章的帳棚裡，許多嗡嗡的談話聲從工人吃飯的桌子傳來。帝曼徹斯和一些印第不認得的人坐在一邊，皮爾則吃著一小片麵包，和卡特的助手們小聲談話，巴塞姆·葛利一個人坐在遠處的桌子，沒在看什麼人，獨自吃著。

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會永遠懷念他。」奈德說。

「但你總有一天會和他再見的，你會的！」

奈德看著印第，覺得他說了一個無味的笑話，「再見到他？」

「你也死了以後，在天堂相見啊！」印第說。

「瑞斯特是回教徒，亨利！」奈德苦笑道。

「好吧，他到極樂世界去了。」印第說：「你們會在那兒再見的——如果天堂和極樂世界是同一個地方的話。」

「你就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是嗎？亨利？」西摩小姐說道。
「我希望能得到答案。」印第說。

奈德把他的頭髮撥到後面，說：「瑞斯特一定到極樂世界去了，亨利，他一定是的。」

「如果『卡』讓他去的話。」印第補充了一句。

「讓他去？」

「依我判斷，『卡』從他的棺材裡走出來，殺了瑞斯特。」

「亨利，聽著，」奈德說，同時把桌上的煤油燈移開，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對方，「我告訴你的一些事情……像是木乃伊活起來，走來走去……我想我……呃！我可能……」

「說謊？」印第平靜地說，同時低下頭看著桌面。

「應該說是誇大，實際上，我有點不能控制自己，這是……我的毛病。」

奈德小聲地說，似乎在說一個他從未透露的秘密。西摩小姐的臉變得嚴肅起來。

「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」奈德繼續說：「我常……說一些故事，你知道的……可以讓事情更精彩的，讓事情變得更刺激，讓生命——我不確定——更值得，我想我總有一天會後悔的。」

「所以，木乃伊不會走路。」印第說：「好吧，但是確實有什麼殺了瑞斯特，我們能找到嗎？」

他們在沈默中吃完了晚餐，想著瑞斯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謀殺案明朗之前，他們都不能完全放心地睡覺。

*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三盞燈昏黃地照著通往『卡』墓穴的通道。

「我們不該來這兒的。」西摩小姐擔心地說。

「是因為卡特先生不在的緣故嗎？」印第問。

「不，是因為這裡讓我緊張。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別擔心，我們不會弄壞任何工藝品的。」奈德說，他積極、主動的自我又出現了。在這破曉時分，他決定要去解開瑞斯特死亡之謎，「我們此行的目的，是要找找看有沒有什麼東西被偷了。」奈德繼續說：「如果找到的話，我們就掌握住犯罪動機了。」

他們一進入墓穴，印第立刻跑到那個孤寂的棺木旁，希望還是空的。

「啊——」他尖叫，一隻黑寡婦（蜘蛛）跑到他的手上。

西摩小姐保護似地抓住他，可是印第把她的手拉開。我很好，他想，我只是沒想到這裡有會動的東西。

但是除了蜘蛛，棺材還是空的，木乃伊還是不見了。印第不知

道，到底是昨天看到棺木中可怖的木乃伊較怕人呢，還是知道他正躲在墓中某處較恐怖。他趕快跟上奈德，奈德已經走到小墓室了。

這是印第第一次看到小墓室內的實況，滿驚訝的。他到處看到的，都是塵封的椅子、長板櫈、布料、陶壺、箱子，還有武器，全都堆在一起，都快到天花板了。

真是奇怪！印第想。他知道這些都是『卡』生前的財產。埃及人相信『卡』到另外一個世界後，他的靈魂還可以用這些東西，但印第從沒想到竟然堆得這麼草率。

突然印第瞥到牆上有一個影子，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大叫，用手指著。

奈德用火把照亮那個角落的物體，說：「我看看。」

那不是另一具屍體，印第很快了解到，那是一個很像真人、大小相仿的木質半身雕像。一個年輕人，雕像塗了彩漆，只有頭部和

肩膀。臉看起來栩栩如生，面部表情嚴肅，眼睛大大的注視前方，一條金屬的髮帶圈在他木雕的頭髮上。

「這可能是『卡』真正的長相。」奈德說明道。

「他真美！」西摩小姐說。

「他真……怪！」印第表示。

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藝品，應該放到博物館內，現在找找看有沒有什麼不見了。」奈德說，然後他微笑地走向牆壁，讀著上面的象形文字。

印第看著『卡』的大眼睛。為什麼三千年後你看來仍像活生生的，而瑞斯特卻死了呢？他很想問。

「我唸給你們聽，這裡。」奈德讀著牆上的象形文字，「我衷心愛戴法老王，希望他長壽、活躍、健康，因為我表現優異……他送給我一頂珍貴的頭冠……」

「應該就是這座雕像頭上的那圈金屬了！」西摩小姐說道。

奈德繼續把象形文字唸完：「……上面有一隻神聖的胡狼，具有火之眼。」

「呃，這就是頭冠了，我猜！」印第說：「可是那有啥子具有火之眼的神聖胡狼呢？這裡只有一個平平的金屬圈啊！」

「這十分不尋常！」奈德說，他拿著火把走過去，很近地觀察雕像，還用手指摸摸那髮帶在前額中央的部分，「這裡，看這裡有兩個小洞，看到沒有？本來應該有什麼在這裡的，可是被拔走了。」

西摩小姐說出了那個字：「偷？」

「正是！」奈德轉向印第說：「現在我們掌握到犯罪動機了！」



當印第從墓穴中走出來之後，一切似乎都不太一樣了，烏雲遮住了太陽，黃沙滾滾，好像快要把整個營區都埋掉了。

印第也有點不一樣，他獨自一人時會覺得不安，當有人站在他背後時，也會覺得緊張。他一直想到奈德說，斯瑞特被人從後面撲上來打昏，快得讓他來不及掏槍。

晚餐時，印第、西摩小姐及奈德坐在一張長桌旁低聲說話，他們很怕被人偷聽，這樣一來他們的生命也會有危險。他們的一舉一

動都像是在密謀什麼犯罪活動，有時甚至用單字或暗語溝通。

「胡狼」二字是絕對不可以說出口的，但一直盤據在印第的腦海中。

「什麼是『火之眼』？」印第問奈德。

奈德聳聳肩，然後在桌面的灰塵上畫了個櫻桃核般大小的圓，「一種珍貴的寶石吧！我想大概是這麼大。」手中的圓畫得更快了。

印第看看周圍有沒有人在注意他們。身旁只有些在吃東西或喝飲料的人。可是他又看到巴塞姆·葛利一人獨坐在昨晚的桌旁，和印第一時目光相接，但他立刻又轉開視線。

「那一種寶石呢？紅寶石嗎？」印第急著想弄清楚。

「誰知道呢？」奈德又露出了那種苦笑，「說不定我的朋友只是爲兩塊不值錢的老石頭喪命呢！」

「或者整隻胡狼是由純金打造的呢！」

奈德又聳聳肩，說：「這可真是個好動機呢！」

奈德把煤油燈移近他自己，從襯衫口袋中拿出一小張紙，在上面很快地勾了一隻胡狼的樣子。印第很餓地大口吃飯，西摩小姐則攪弄著一杯茶。

「那隻胡狼大概就長這個樣。」奈德輕聲地說，同時把那張圖遞給印第。圖上畫的是一個稜角分明的胡狼頭，還有它的兩只耳朵。

印第看著那隻胡狼，想像牠全身閃著黃金的光芒。

「我瞭解，」奈德用更低的聲音說：「埃及人不會從棺木中把木乃伊移出來。這對他們來說，那是褻瀆神靈！」

「所以，應該是歐洲人幹的囉！」西摩小姐問。

奈德點頭。

「嗯哼！這是個線索。」印第說，現在他們有了區分那些有可能、那些不可能是殺人犯的標準。歐洲人，印第用手來比出有多少

個可能的人，「卡特！」他小聲說，同時伸出一隻手指。

奈德看了印第一眼，然後說：「絕不可能。」

印第收回他的手指，重新算起，他環顧四周，然後伸出三根手指，說：「我們三個……」又伸出第四隻手指，「帝曼徹斯，」最後蹺起大姆指說：「皮爾。」

奈德動了動他的身體，說：「還有一些其他的可能，有沒有誰是兩邊都有關係的呢？」他的眼睛向四周看去，似乎停在某人身，「那個人可能很熟知埃及人的迷信，而編出詛咒的事來嚇那些工人；或者是有沒有誰最近缺錢用，又恰好很恨瑞斯特的？」

以上的描述，只有一個人符合。印第想把臉轉過去面對那個人，但他先開口說：「只有巴塞姆·葛利，奈德，你要把他抓起來嗎？」

西摩小姐嘆道：「用什麼證據呢，瓊斯先生？葛利先生並不是現在正拿著胡狼，而且也沒有人看到他進入墓室，事實上，我們根

本不知道他是否曾經進去過。在文明法治的社會裡，必須先有證據才可以起訴啊。」

「西摩小姐說得對。」奈德說。

印第用手指敲著桌面，暗想，她不能選別的時候說出正確的道理嗎？

「我們需要堅強的證據，」奈德說：「那人一定留下什麼把柄，只是還沒被找到而已。」他彎身靠近桌面，吹開灰塵，清出一小塊地方。然後從口袋裡拿出一個信封，倒了些銀白色粉在桌上。

這些粉是奈德從墓穴中，瑞斯特燒焦的腿上取得的。

印第仔細地看這種粉，用手指捏了一點起來。

「好像是鎂粉。」印第說。

奈德摸著他的下巴，說：「亨利，你嚇了我一跳！」

西摩小姐說：「說是『驚奇』！好像更恰當。」

印第很高興地笑了。他暗想自己爲什麼會說是鎂粉，想到在紐澤西時，曾有一位父親的科學家朋友用鎂粉玩過一個神奇的把戲，難道是這個緣故嗎？

「很可能是鎂粉，」奈德說：「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檢驗。」奈德拿出火柴，點燃了藍色的火焰，再去點那堆粉，它發出一點滋滋的聲音，然後一個小小的、但又白又亮的光一閃而逝。

「照相機的閃光燈！」奈德說，強把自己的聲音壓低。

「皮爾！」印第說，並不由自主地轉身去看那個攝影師。他一人獨坐，正在喝茶，每喝一口，他就擦擦自己的小鬍子。印第覺得他的一舉一動都像個嫌疑犯。

「我們該對他採取什麼行動？」

奈德笑道：「五分鐘前，我們討論巴塞姆·葛利時，你才問過這個問題，老兄！」他說，「現在讓我們睡覺吧！」

*

印第睡在他自己的帳棚裡。他聽到腳步聲走來，但又繼續走遠。所以他又再度睡去。

正當他打算繼續睡時，一隻光滑而強健的手掩住了他的嘴巴。印第嚇得僵在那裡，他扭身回頭，直勾勾地看著奈德堅定的眼睛，他正站在印第的臥舖旁。

「抱歉！」他輕聲解釋：「因為我要確保你一點聲音都不出。」光滑而強健的手掌放鬆了，印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「我需要你的幫助，老弟。」奈德說。

「沒問題，」印第坐起來，「要做什么？」

奈德一笑，但立刻收起笑容，印第知道奈德正在想一件危險的計畫，「我要去搜皮爾的帳棚。」

印第坐得更直了，棒透了！他想，整件事終於要進入最精彩的

部分了！

「我趁他現在在大帳棚裡，溜進他個人的帳棚。」奈德繼續說：「所以我要你去盯著他，如果他有什麼舉動，立刻跑來告訴我。」

「奈德，要是他逮住你怎麼辦？他殺過瑞斯特，他也可以再殺了你的！」

「我一定會保護好自己的。」奈德說，他掀起沙漠外套，露出插在褲子裡的毛瑟槍，「但我沒有用它的打算。好吧，加油！老兄，和他玩一局吧！」他很快地走向一個微開的帳棚入口。

「相信我，奈德；還有，自己小心。」

奈德回頭，看著印第說：「收回那句話，亨利，」他嚴厲地說，隨後又很溫和地解釋：「那也是我最後告訴瑞斯特的話，不過似乎沒什麼好處。」

奈德點了點頭，出去了。印第目送他走到白色的帳棚那邊，看

到他停在其中一個前面，左右張望了一番，然後潛入棚內。

印第在心中祈禱奈德能找到些什麼，趕快出來。他突然想到，他不是應該去盯著皮爾嗎！於是很快地披上衣服，穿過營區，跑到大帳棚那邊。

千萬別被逮到，印第告訴自己，再低一點，別被看到。

印第跑到一個小帳棚後面，把自己藏好，然後把頭悄悄地伸出去，恰好可以看到大帳棚內的角度。門簾是開的，印第看到攝影師正坐在裡面的一張桌子旁邊。皮爾正在喝茶，還吃著一塊厚厚的果醬土司，他每咬一口就擦擦他的小鬍子。很好，印第想，慢慢享用你的早餐吧，奈德就有很多時間了。

但皮爾突然看著印第藏身的地方，「朋友，為什麼躲在小帳棚之後呢？」他叫道。

笨哪！印第想，他緊張地笑著走出來，「早啊！你怎麼知道我在

那兒？」

「一個攝影師若沒有銳利的眼睛，是會被淘汰的，而且甚至在背後的事物都要能察覺。」

如果斯瑞特對在他背後的危險也能察覺的話就好了，印第傷心地想。

「要不要來點早餐？」

「我不太餓。」印第說。他靠向桌邊，站在皮爾的對面，偷看他的夾克口袋。印第希望他能幸運地看見金的胡狼藏在裡面。

「這種食物，你還能要求什麼？」皮爾說著，放下他的餐巾，

「如果能給我真正的法國土司，叫我殺人我都幹！」

印第壓抑心中的怒火，金胡狼、紅寶石的眼睛，現在又是法國麵包，他還會爲了什麼去殺人？

「你的朋友奈德呢？」皮爾問：「你總是跟在他身邊，像個影

子似的。」

「我好一會沒見到他了。」印第說，還緊張地吞了口口水，「我想他很忙，真的很忙。」

「非常有神秘感！」皮爾說，他揚起眉毛，說：「我崇拜神秘而且話不多的人。」

接著皮爾站起來，用他的食指最後再順一順他的小鬍子。

「呃！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有些機會一生只有一次，千萬別讓它白白溜走了。」

「你要去那？」印第急著問道。

「我工作的地方，朋友，工作總是在召喚我。」

當皮爾走出帳棚，印第猜測他那詭異的笑容到底有何涵意。他等了幾秒鐘，然後開始跟蹤，躲在一個小帳棚之後，再偷跑到另一個帳棚之後，希望不要被看到。

但是皮爾走得很快、又很大步。印第想辦法躲得更隱密些，以確保自己不被看見。但當印第再站起來時，竟和皮爾撞個滿懷，原來他折回頭來嚇印第。

「你幹嘛跟著我？」皮爾的聲音和表情都十分嚴肅。

「我不是跟著你，」印第說：「我也要走這條路。」

皮爾把他的手輕輕放在印第的頭上，說：「我可不需要新影子，小朋友。」

印第認為皮爾是十分認真的。皮爾可以像捏橘子一樣地抓住印第的頭，但他只是輕輕地收緊了些，再壓壓印第的頭，讓他點頭，口中還說：「好的！」

「我很高興你答應了，」皮爾說，他把手拿開印第的頭，對他笑笑，就轉身走了。

好一會兒，印第就站在原地。他想，奈德離開皮爾的帳棚了嗎？

有沒有找到胡狼呢？有沒有在找我呢？

印第沒有半個答案，但他可以確定的是，皮爾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印第可以看得出來……從皮爾抓他頭的方式……從皮爾微笑的眼神中鬼鬼祟祟的樣子。

沒時間等奈德了，皮爾就要去做一些事了，他現在正往另一個方向，走到墓穴中。

印第跑向岩壁，在那兒，『卡』的墓穴大部分還埋在千年的石礫中。峽谷現在非常幽靜，再也沒有工人會來挖掘這裡了，都是因為那個詛咒的緣故。眼前這些掘痕，代表著胡狼曾經在裡面，還有那個殺手。

印第在墓穴入口停了下來，深呼吸一口鼓勵一下自己，再向四周張望最後一眼，就跟著皮爾進去了。



印第停在墓室入口外，讓自己的心跳慢下來。皮爾就在裡面，走來走去，用法文自言自語，有時還大笑。一堵薄薄的石牆分隔著他們，而這堵石牆正是印第用以保命的憑藉。

我爲什麼要一個人跟蹤他？印第懷疑自己，但是現在想這些也沒用了。他在裡面幹嘛？

印第向前移動一小步，從黑暗的陰影中向墓室光亮的門口移動幾吋，再一步，又一步……突然，墓室內閃出極亮的白光，像沙漠

中的烈日般難以直視，他在點燃詛咒之火！印第想，閉上眼睛，一直向後退到墓室的牆邊。

別出聲，印第告訴自己，別呼吸得太大聲，或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。又一次刺眼的光亮，再度使印第恐懼，向後退，使自己緊緊地靠在堅實的牆壁上。

耳邊傳來一陣石磨般的聲音，不可能的事發生了，印第背後的石牆在動！慢慢地滑開，印第站不穩，直要向後倒，終於在墜入黑暗的最后一刻，穩住了重心。

皮爾可能沒聽到，印第想著，希望他沒聽到，祈禱他沒聽到。

過了一會，墓室裡面傳來一陣清清楚楚的脚步聲，皮膚磨擦石地板的聲音，愈來愈大聲，愈來愈近。現在除了退入黑暗中別無選擇，盡可能地遠離那腳步聲。但這樣不會使情況比較好，印第想，他被困了。

一束淡淡的光從墓室中照射過來。他後退一步，但一個尖尖細細的東西硬梆梆地抵到他的背，他打了個顫，那是什麼？

印第回頭，和木乃伊面對面瞧個正着。

「啊——」印第尖叫，拔腿就跑。

木乃伊枯骨般棕色乾裂的手搭著他的肩膀還有臉，似乎要從腰部那邊把他抱住。

跑啊，跑出這鬼地方，印第在腦中狂叫。但是這木乃伊的重量壓在他身上，他脚一滑，和木乃伊一起跌到地上。木乃伊壓著他，盯著他看。印第逼視著沒有眼珠的凹洞、扭曲的牙齒、乾縮的皮膚、沒有唇的臉，緊緊地靠在自己的臉旁。

印第把頭扭開，但是心還在砰砰地跳。而他又看到另一張臉，活生生且冷酷地向下盯著他，是皮爾，他拿著火把，看來憤怒得想殺人。

「不！」印第尖叫，「不要殺我，不要像你殺瑞斯特那樣殺我！」突然一個卡其衣的身影從通道中過來，憤怒地揪住皮爾，把他拖到墓室中。過了一會，傳來咆哮和扭打的聲音。印第看到了奈德的身影。當墓室內打得天昏地暗時，印第急忙推開臭氣沖天的木乃伊。

皮爾和奈德繼續纏鬥了一會，然後印第聽到咔嚓一聲，槍上膛的聲音。奈德把皮爾逼到牆邊，一隻手扼著他的喉嚨，另一隻手握著左輪指著皮爾的鼻子。

「你瘋了嗎？」皮爾叫道：「我沒有殺斯瑞特。」

奈德把扼住喉嚨的手放鬆了些，但槍沒有移動，「那你在這裡幹嘛？」他質問道。

皮爾向他的照相機和鎂光燈努努嘴，那些器具就放在木乃伊的棺木中，「我只是……照些照片。」他吞吞吐吐地說：「賣給報社，

這種故事很吸引人的……人總是要活下去嘛！」

奈德向後退兩步，槍仍拿在手上，皮爾一句話也不敢說。

「我們在瑞斯特的屍體上發現一些鎂粉，」奈德在陳述一個事實，但聽起來好像在提出一個控訴，但皮爾十分清楚他在做什麼。

皮爾的臉上流露出理解的神情，說：「但我並不是營區內唯一使用鎂粉的人啊！」

不是唯一的嗎？印第倒退兩步，踢到倒在地上的木乃伊，可是卻聽到一聲意外的叮噠聲，「看！」他大叫，彎下腰撿起一個東西，從木乃伊的纏布上掉下來的。

那是一隻T形的金屬，在把手的地方包著圓圓的木頭，把手的一端沾著黑黑的、紅棕色的污跡。

「這可能是血跡。」印第說。

皮爾從印第那兒接過把手，又還給他說，「這是炸藥的撞針。」

奈德大叫了一個名字，一面衝向墓穴出口，聲音迴盪在通道的石壁間。「帝曼徹斯！」

那個爆破專家嗎？不！印第想，不會是那個快樂地教埃及工人們跳希臘舞的人！印第很難接受帝曼徹斯的內心和他表現在外的行為竟如此表裡不一！

奈德一馬當先跑在前面，他們從墓穴直奔帝曼徹斯的帳棚。奈德拔出槍，印第和皮爾緊跟在後。一會兒，西摩小姐也出現了。

「你們發現什麼了嗎？」她看到他們激動的樣子問道。

「我想是的。」印第回答她。

帳棚裡，東西全都整整齊齊的，一邊是儀器盒、線捲、裝有化學藥品的玻璃瓶，另一邊只有一張床。

印第拿起一個裝有銀白色粉末的瓶子，「鎂粉，」他說：「用來做火焰的！」

奈德又發現一個裝雷管的盒子在床底下，上面沒有把手。奈德拿起印第在墓穴中找到的那個T形把手，也就是凶器，裝到把手的位置，吻合極了！

「但是帝曼徹斯人呢？」印第問。

「他的衣服全都不見了。」西摩小姐拉開一塊布簾說道。

「他現在一定在塞得港，」皮爾沮喪地說：「正準備上船。」

「難道我什麼都無法挽救了嗎？」奈德近乎狂叫，他摔下雷管盒，從帳棚裡衝出去。

「你要去那裡？」印第問，但是奈德已經跑遠而沒聽到。印第追出去，奈德已經跨坐在他的腳踏車上，水壺和左輪槍掛在腰上，「但是……」

「很高興能認識你，亨利，你是一個很不錯的孩子。」奈德說著，開始踩踏板。

「奈德，別走！」

「我一定得去，老弟，殺瑞斯特的凶手不能讓他逍遙法外，而且胡狼適合收藏在博物館，我得讓它到合適的地方，對不對？」

奈德沒等印第回答，對他而言，別無選擇，印第了解這一點比了解他自己嘴唇為何顫動更為清楚，「奈德——」他叫著，並跑過去，說：「多多保重！」

奈德明亮的眼中閃著對印第的信心與驕傲，他慢下來，說：「我會寫信給你，我保證！」他說，然後再度開始騎車，猛力地踩踏板，像一陣沙漠風暴，如同他走入印第生命中的方式，「拜拜，別忘了我！」奈德回過頭來叫道，腳下的速度卻未減慢。

「『別忘了我』……怎麼忘得了呢？」印第對走過來的西摩小姐說，她溫柔地擁著印第的肩膀，「他會回來嗎？會嗎？」印第問。

「依我的經驗看來，勞倫斯先生不是一個會回顧以往的年輕人，」

西摩小姐說：「他只不斷地向前衝！」

啊！印第有點感傷地看著勞倫斯在他捲起的塵沙中，向地平線那端疾馳而去。我們共享了許多歡樂，渡過一段愉快的時光，奈德一定會這麼說。

他們曾在午夜坐在古老的金字塔底下；進入一個從未被發掘的墓穴；面對木乃伊的詛咒；還破解了神祕的謀殺；實在也夠多了。

「你知道的，瓊斯先生，有時候勞倫斯先生總說，遇見我們，改變了他的生命，」西摩小姐愈說聲音變得愈溫柔，「我後悔始終沒告訴他，遇見他，也改變了我的生命！」

「我也有同感，」印第說：「下次再見到他時，我一定會告訴他。」

「你很不錯，瓊斯先生，」西摩小姐稱許地點點頭說道，接著又說：「過幾年後，不知道想起你的時候會是什麼感覺？」

「噯！我打賭我也改變了你的生命，西摩小姐。」

印第露出捉狹的微笑說。

「當然，」她說：「到那時候，我想我大概不會這麼神經質了，」印第真是驚訝，因為她給他一個微笑的回應，「現在我們得準備往開羅出發了，瓊斯先生。不過別擔心，我已經擬好你的讀書計畫了。」

印第一脚踢起沙子，抱怨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會弄好！」

幾天後，印第得知奈德到達塞得港時，帝曼徹斯已經乘船往希臘走了。從此之後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印第才又聽到關於勞倫斯的消息。

但在此時此地——一九〇八年，五月，在埃及的帝王峽谷中——年輕的印第安納·瓊斯發誓，以後再和帝曼徹斯狹路相逢時，他會向他討回「火之眼的胡狼」。

「總有一天我會逮住你，帝曼徹斯！」印第大聲地宣示：「到

時候一定要你付出代價！」

歷史註解

霍華·卡特是極負盛名的考古學者，他發現了帝王峽谷的墓穴及寶藏。之前好幾年的時間，英國人都在這個峽谷及其周邊地區挖掘，一致相信他終將在這裡找到那位少年法老——杜唐卡門國王的墓穴。

終於，在一九二二年，霍華·卡特的夢境成真，他發現杜唐王的墓穴，堆滿各種珍寶，其數量之多，可謂空前絕後。古往今來的盜墓者，極少有人進入，因此，絕大多數的寶貝都是原封未動的，金質棺材、皇冠、珠寶、傢具、雕像、光滑細緻的雕刻品、棋子，以及杜唐王的木乃伊，都保存在裡面。

當這個墓穴一被打開之際，許多關於詛咒的謠言就開始流傳。許多人相信凡破壞法老王墓的人，都會得到早死的噩運。而且，就在墓被開啓的幾個月後，珍寶之類的東西也還沒被運走，卡特的資助者十分突然地死去。這位資助者就是卡尼方爵士，多年來贊助卡

特挖掘杜唐王的墓穴。難道真的是詛咒成真了嗎？有一些人確實認為如此，而且他們等著看在卡特本人身上會出現什麼噩運。可是卡特卻擁有一個長壽而豐足的人生，這證明所謂「木乃伊的詛咒」純粹是迷信。

至於湯瑪士·愛德華·勞倫斯（T.E. Lawrence）則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，一個熱愛考古學、熱愛沙漠的年輕人。二十二歲那年，他徒步旅行到敘利亞。又在阿拉伯地區住過四年，學會了阿拉伯語，並深深為他們的文化著迷。

所以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阿拉伯民族心目中的英雄，並在他的母國——英國成為國家英雄，這是一點也不令人奇怪的。實際上，他幾乎成為全世界的偶像，因為他策畫了一次阿拉伯人的反叛。

勞倫斯的崛起，是當他被英國軍方調到埃及時，其上司知道他對阿拉伯地區的了解十分深入。（阿拉伯地區現有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、伊拉克、約旦、敘利亞等多個國家。）當時阿拉伯仍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之下，而英國正與土耳其交戰，因為土耳其在一次大戰時是德國的同盟國。所以勞倫斯被送到阿拉伯地區，

去說服阿拉伯各民族起來反抗土耳其的統治。

勞倫斯的任務並不容易，因為在阿拉伯半島上，民族複雜，各屬於不同的部落，彼此不信任，甚或互相憎恨。

然而，透過他高超的領導能力，及其偉大人格的感召，勞倫斯贏得阿拉伯人的信賴。他把他們組成軍隊，教他們怎麼去打遊擊、攻擊鐵路、破壞橋樑，而且占領了許多土耳其控制的城鎮。

因為他卓越的成就，他成為當時的一個傳奇——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「阿拉伯的勞倫斯」。

至於印第安納·瓊斯，從現有的資料，我們不確知他是否和勞倫斯或是卡特再相遇過。（就這件事而言，我們也不確定勞倫斯和卡特是否認識彼此。）但目前可知的是，多年後印第逮到了那可惡的帝曼徹斯，並尋回那一「火之眼的胡狼」。可是那是另外的故事了，我們下次再說吧！

第二彈!!

〈少年印第安納·瓊斯傳奇故事〉

1916 年 9 月・凡爾登

印第如何活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？

- 印第的好友瑞米被徵召加入比利時陸軍，前往法國對抗德軍。印第隨同前往，經歷了一連串不平凡的遭遇……
 - 印第親身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戰役，他的膽識和勇氣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。本書登場人物包括發號施令的著名將軍，以及奮勇作戰的諸小兵……
 - 正宗《百勝天龍》電視影集小說，將完整地呈現了少年印第冒險犯難的驚險經歷……
-

●少年印第安納瓊斯傳奇故事

木乃伊的詛咒

NT.100

Megan Stine and H. William Stine / 著

1992 年 11 月 / 初版

〈發行代理商〉

貿元有限公司

☐ 地址 / 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 21 巷 14 號 1 F

☐ 電話 / 02-2300545 * 傳真 / 02-2300532

☐ 郵撥 / 1166612-3

〈出版者〉

★ 國際少年村 ★

INTERNATIONAL JUVENILE

國際少年村圖書出版社 * 發行人・林麗霞

地 址 / 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 21 巷 14 號 1 F

電 話・02-2300391 * 傳 真・02-2306118

●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4717 號 ●

● 本公司著作、翻譯、排版、設計等權益依法保護，
非經同意不得轉載、改編、複製…………… ●

■ 印刷不良者 ①當地書店更換 ②寄回貿元公司更換，謝謝！■

■ 印刷 / 裝訂、群峯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■

ISBN 957-651-038-4



〈木乃伊的詛咒〉

- 少年印第安納·瓊斯，就是他！他去過金字塔，他曾順著尼羅河而上，流覽過帝王的山谷。現在，他準備造訪一個新發現的墓穴。然而，墓穴上的門到底有什麼詛咒？竟然火燒入侵者！
- 印第大難不死，但是夜間導遊可就沒那麼幸運了，他燒焦的軀體在翌日清晨被人發現。是憤怒的木乃伊展開他的報復？或是某人企圖謀殺？印第決心去查個水落石出。
- 少年印第安納·瓊斯——你曾經在電視影集《少年印第安納·瓊斯傳記》中見過這個男孩，在他年幼時，就已經環遊世界，遭遇過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。你現在讀到關於他的首次考古探險，是根據電視影集《少年印第安納瓊斯和胡狼的詛咒》改寫而成的！

ISBN 957-651-038-4 (874)



● 封面・版面設計／林鬱工作室 ●